



說郭續目錄

弓第二十四

客越志

王穉登

雨航記

王穉登

明月篇

王穉登

荆溪疏

王穉登

閩部疏

王世懋

入蜀紀見

郝郊

黃山六頌

吳士權



客越志

吳郡王穉登



歲丙寅五月余方有事於故相國袁公之喪以十二日壬寅治裝余未識南行道里既從書肆買圖經載麓中又要友人管建初同去建初昔歲曾探禹穴為余談兩浙山川曲折若在掌上故遂挾之行黃徵君一之阮都尉時濟皆為詩贈別已而王青州伯仲從東海來聞余行作壯士言相賞易水悲風不覺蕭蕭座上生也坐久日斜不及發十三日早出金昌門十

五里寶帶橋作詩寄德安令殷君二十里吳江泊垂
虹亭下與建初對月賦詩十四日雨舟人買簑笠早
發二十里八尺又二十里平望大雨夾水居人甚稠
蝦菜魚鹽與土同價岸右長梁石甃精楚流水作青
黛色此去鶯脰湖僅半里雨昏風逆竹綆不前意殊
悵悵三十里王江徑千家巨市地產吳綾爲八越初
程三十里嘉興春秋傳所稱檣李於越敗吳軍處河
流湯湯設閘中流曰三清卽四十八牖之一剽俗糞
海邏者夜嚴桴鼓四起夾河軍壘上壯往年東方有

事諸樓船將軍建旗鼓地夜泊城北門雷雨大作十
五日嘉興南行過三塔灣見田間空桑知蠶忌已過
家兄在石門欲就問平安命舟師飛檣行十五里斗
門十五里皂林徐海獮時阮中丞在桐鄉嬰城自守
宗將軍以無援戰歿於此 朝廷贈官官其子有司
立廟戰場曰忠寬宗名禮關中人官遊擊將軍驍騰
善戰約束部伍有古名將之風戲下六郡良家欣飛
射虎之士能談故侯將畧往往爲之雪涕以此人知
其得士心今其祠在水涯土人多有薦蘋藻者五里

石門地饒桑田蠶絲成市四方大賈歲以五月來貿
絲積金如丘山家兄有年亦在顧余舟中爲言路難
慰勞良苦雨濛濛不休倉忙解維十八里泊崇德城
外燈下焚枯魚佐酒夜雨益甚十六日稍霽四十五
里塘迤河廣百尺隔河人聲不相聞星橋橫空如白
虹沉沉下飲波上過塘擲水益濶桑益多魚亦益賤
青田白鷺小船如瓜葉葉烟波中有濠濮間想望見
吳山翠微神思翻飛不可復禁四十五里至杭州北
新關司徒主事奉命權稅其地官衙壯甚設鹿柴

於河中兩端鐵絙維之以譏舟楫大倍於吳中許
十七日新晴見青天人意欣暢入關泊德勝壩僮輩
入城僦得邸舍過午併當箱篋擔夫三人尚有餘力
此雖土人猛憨亦可知客子橐中如水耳兜子輕如
馬蹄余以畏日獨買一中車然不若兜子快意從武
林門入風景大畧似兩都人家門外悉是冬青樹憶
讀杭州志云洪武間都指揮徐司馬所栽今有如拱
者當猶是其舊植蒼翠鱗鱗屋瓦盡碧畧如山家青
靄人從樹裏行不見赤日小樓黑戶副以短扉緯蕭

容越志
作垣加塲其上門門金像奉浮屠氏甚崇每慧燈不
戢卽千家爲墟故臨安大火非一燎矣婦人低鬟胡
粉傅面都作女郎妝又類青樓倚門伎小兒白雪椎
結甚多美少年蓋山川淑清生人韶秀亦如吳中然
也邸屋在八字橋人家甚湫欲遷入吳山上道士觀
聞霜臺爲隣遂不果買輿訪陸丈陸丈吳人余姻也
爲布政幕僚近擢海豐丞將去與余久別亟欲見時
大方伯視事堂上不容闌入十八日路淖乾去訪陸
丈相見烏烏有安仁拙政之歎行李已出關外空堂

如水吳山樹色半入衙齋吏散鴉啼廳事間有雲氣
真仙吏也問秦觀察顧杭州俱出候使者於江上未
歸命官厨飯余辭以西子久待爲之媯然而別遂要
建初出遊同行者爲黃秀才從錢唐門出山色層層
如芙蓉千片欲挿入人鬢人家斷處見湖色一星兩
星過溜水橋湖注其下作瀑布聲憇昭慶律寺舊
爲浙西叢林第一設戒壇其中每歲上巳推高臘者
一人登座說法雲水携錫來受戒者無慮千萬居士
長者道品度門爲之護法四方壇越布施金錢山積

大爲常住之利今寺爲兵燬開府胡公助資重建使
者逐游僧戒壇不復開髡徒不逞幾有戎心恐亦小
功之察也過寺折而西湖光如鏡千峯萬岫寫影其
中入大佛禪寺寺在寶石山麓一峯數仞僅刻半面
飾以黃金射水如月傳爲始皇繫舟石傍有沁雪泉
深廣可二尺大旱不枯黃塵赤日之困到此盡消遊
侶一轉而出山巔保淑塔不及登緣岡被磴水竹叢
叢丘丹谷翠人家如碁布鷄鳴犬吠皆在雲中矣北
行二里葛嶺下爲岳武穆王祠廟貌英英有中原金

字遺恨同遊肅拜相顧骨竦我輩白面生亦復英雄
淚下朱殿半圯官爲修葺材器苦窳粉飾目前而已
從廊間小門入當路有分屍檜英皇朝郡丞馬偉鋸
檜中開下離上合以當商君車裂至今不凋青塚一
坏金甲葬其下無復有象祁連山色者範金作獄囚
三反接五木鴈行跪其前中爲秦檜一是其妻王氏
一卽万候高高煨獄得爲大理卿王氏東窓下其謀
者也其軀盡爲遊人擊碎守祠者加扁墓門乃已墓
下邂逅黥中吳山人知李舍人來杭州住孤山別業

舍人家餘姚相國南渠公長子爲人開美汎愛文采
翩翩在都下與余交善聞其來喜甚從孤山造其門
方有貴游呵聲出松間清吹金奏湖波麻沸僮輩辟
易莫敢開入謁四賢祠四賢爲唐李鄴侯泌白舍人
居易宋蘇學士軾林和靖先生逋三人皆刺杭州有
惠政而林以山中逸民俎豆其間信纓綬之不足貴
也山之陰卽處士墓野梅數株偃其傍近土皆乾不
知有酹椒漿否北爲放鶴亭俗子酣嘯其中緬想在
陰之聲低回久之而出踏歌蘇堤上桃葉柳絲存者

無幾湖中舊植藕花雲錦燦爛香氣十里皆豪家所
據近柱後惠文惡其妨漁一時拔去刻石城闔者爲
令雖釣徒快心而湖色亡賴殊寂寂無可觀余意不
若散水衡錢於種花之家而留花娛人庶幾兩利或
者謂去花爲西子洗妝無足恠也遊船大小皆黑猶
是南宋遺製惟一二有酒客餘皆野渡自橫觀察戒
嚴人莫敢犯或官令張弛稍稍携壺間出而笙簧粉
墨非復當時之舊矣過斷橋由故路入城歸問逆旅
主人知秦觀察書來約余明日晚當過邸中是夕篝

燈撰祭袁相公文夜分始寐十九日早訪李舍人於城中寓宅座上遇淨慈寺僧談藕花居之勝又聞余太史主其家太史鄞人相國門生薊門同遊也余既心豔藕花又欲見余君商畧相國文字別李君李君邀遊孤山辭以明日日出湧金門西過清波門外沿湖人家鑿陂種藕青葉田田可人隔湖望昨日遊處已在寒雲中回首夢境先過淨慈寺不入徑入藕花居夾道皆士大夫家丘壠烏塚白楊秋氣瑟瑟居傍臨湖藕花四市木葉露下如金莖承漢明珠亂飛經云

佛宇爲青蓮又云遠公蓮社以今觀之殆不虛也李君座上僧出迂問余君已出遊昭慶僧打鐘欲留齋飯余意在淨慈遂別去遊淨慈寺倚南屏山周顯德二年錢俶建南渡間燬而復興山門高棟可當他寺寶殿殿三倍於門梁懸百丈龍象如山皆非他刹可侔東廊構田字殿貯五百尊者像作四層相背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屈指多迷余默數亦誤其二家人輩迴環舛訛不覺失聲而笑寺後有蓮花洞居茶亭極幽勝聞鳩啼屋上湖面昏昏欲雨不及一捩還旅

舍岸幘覓高枕而顧杭州貞叔已在門清官瘦馬有
古老叅軍風氣爲言小官之難束帶負弩頭鬚爲白
就邀余及建初過飲解中小屋新麗丹粉光明炊黍
擊鮮楚楚充案客子爲之加飡皆捐五斗所爲也秦
觀察來顧余不值而去是夕大風木落如秋星辰半
在霧氣中中夜雨作二十日小雨如絲李家使者來
相屬門其主人已在湖上供張爲具從早起至今未
得自便買輿固請乃乘李家輿先訪秦觀察約日暮
留余集衙中辭以湖上之席余獨行出錢唐門過斷

橋雨大作衣幘霑濡半透肌肉從者張蓋莫能禦然
湖色鴻濛千頃一白一處一奇發狂大咤不知滂沱
之在體也湖船點點如黑鷓鴣隔煙歌竹枝聲裊裊
意不知此曹誰何興復不淺故當是我輩人李君揖
客便誇湖色奇否相與大噱酒數行揮去携壺登樓
萬狀畢獻君問客此何似水墨畫圖余謂是雲母屏
後粉面黛鬟但缺霓裳按拍李君首肯再四余沾醉
頭曹曹不能作客命僕夫易巾車來李君有他約其
主人已俟良久隸人魚貫門外欲俟客去余自謂以

西子來意豈在君推使去去未幾鶯啼過湖音中曲
調余悔不留君去少遲使聽霓裳拍也與來遂行雨
收山出與來時所見又成異境詩成誦似建初建初
亦成一詩佳甚若與余對壘然余堅壁待之午後雨
益大秦君折簡來招辭不赴是夜大雨達旦不休廿
二日復大雨出看門外滔滔如江河行人攝衣而涉
杭人堂構簡畧甕甃踈脫不甃瓦溝泄水地皆漫板
如船既無長廊曲阿聯絡參差皆短簷衰牖不蔽風
雨每夏秋淫潦上漏下濕水鳴床間泥淖爛熯客子

到門索屐始入因憶吾家高齋蕭森若在天上又無
佳客晤言日對生人作未同語殊無味越中故心僅
一童子鳴流落梁谿不能歸來作東道主人問其姓
名無一知者向人讀其詩亦茫茫不識其佳嗟嗟高
士負俗家丘見嗤朱輪白馬之子黃口未落而名耀
鄉閭才一覓之三尺能對若夫逸民有道獨行至德
雖靈珠在握而墻東不聞昔之人如伯鸞執春孺子
磨鏡勾踐酒人韓康藥裹申蟠傭人君平卜肆管安
皂帽仲宣登樓於陵灌園陸通狂歌買臣伐薪鱗士

織簾書傳所載莫能盡紀凡此數子者不逢牙曠卽
光消景滅與樵鬻朽腐等焉得班班青簡芳香襲人
士有不遇寧獨一子鳴哉雖然白龍魚服得水而飛
羊質虎皮見豺則恐何時一見子鳴把臂慰勞足下
良苦幸毋以彼易此也雨中顧丈來訪衣袍盡濕淙
淙在地隸人悉從泥中來不能吐氣問有蓋何乃爾
爲言州郡凡謁大府上官雖甚風雨不許持蓋又不
敢直立欄楯下淋漓庭中以爲常乃知柴桑輩不肯
折腰真有以余命沾濁醪爲飲坐中談孫太守事甚

快孫前刺杭州風流緼藉無俗吏卑庸之氣種荷花
滿湖堤上柳絲成畦荒祠廢殿丹青一新建太虛樓
於吳山絕巘捐俸不給從木客質千金足成其事樓
成望見百里時時與琴酒客來登晝游夕治公事無
留後竟爲言者所中投劾去不知白傅蘇公之曠達
何以見容於當時亦復有沾沾善宦者在耶是夕雨
霽星皆出廿三日早起欲渡江顧丈騎馬來邀遊吳
山顧先去約共集三茅觀留隸導余行與建初先過
吳山第一泉泉凡五眼銀床石井操罌汲者成市金

鱗於勃殊不爲潛由大井巷北行人家夾磴道居行
漸深山氣漸綠山以伍行人得名訛爲吳或云春秋
爲吳南封盡處以別於越一丘一壑支支異稱其實
皆吳山也先入中興觀次至德觀登星宿閣江色從
樹中來寒動金像又次皮場廟火德廟皆不入入重
陽菴觀青衣泉泉出山下深可一尋濶如深之半中
爲方池亭據其上睨視池面與江光相映一線潺潺
作風雨聲龕中青衣爲髻童妝相傳泉所由名也山
至此一名寶蓮由菴至城隍廟路逕曲雜江光隱見

隨樹踈密山至此一名金地廟後爲太虛樓樓面湖
廟臨江千波萬流左顧右盼讀樓下石牌知孫公名
孟滌州人文出其手亦琅琅可句隸言孫在郡時栽
花彌谷錦繡被磴今悉爲茂草樓空野鵲來巢日方
午顧丈家人送酒至云主人奉使者檄出郭不能來
余與建初飲三茅觀山至此一名七寶欲急過紫陽
菴三杯而出紫陽隣霜府設禁甚嚴客一入門卽爲
邏者所獲余以隸自衛得從間道入一壑瓊瓏雲氣
爲碎攢星簇霞曲曲成境如王家池臺假山餽飭華

整松檜蒙籠不雨翠濕亭中塑丁真人蛻骨丁號野
鶴趙宋時於此羽化遼東令威可謂仙種不乏山至
此一名瑞石總謂曰吳山云大抵杭州諸山無甚勝
吳門南金東箭各自爲寶吳山散而緩越山聚而湊
行春星梁何慚六橋具區萬頃西湖斯下保叔挿霞
雷峯貫月非不表表而上方靈巖之浮圖亦復影挂
青漢補陀巖石棧仲伯天台大佛所當北面孤山崕
嶼水心松色如髮何得與太湖一峯比肩藕花居外
寬中窄比之治平草堂當退三舍紫陽奇詭雲泉競

秀城中丹嶂雲泉所無霞表石梁紫陽亦欠斯亦尺
短截長足補銅坑七寶龍墓九珠白雲長流天池不
涸若夫第四第三具載水經尤非青衣沁雪所能甲
乙其餘昭慶淨慈之流紛紛土木皆籬壁間物何足
爲之比論或謂飛來天竺之邃棲靈鷲之雄虎視
海宇客皆未見余家虎丘鄧尉洞庭四飛之屬故亦
未經雌黃他日與越人樗蒲猶可一擲百萬勿云吳
兒孤注也與建初抵掌軒渠杭人聞者皆相顧自失
而二十四日顧丈來送別遣隸護行過鎮海樓下出

永昌門青泥一尺負而登舟錢唐江一名浙江秦始
皇度浙江至會稽是也又名曲江又名羅刹桑欽水
經以爲漸水當由浙字之誤西興隔水略如楊子瓜
渚所乏者金焦兩點東望海門羲和正升人言八月
潮生如雪山東傾雷霆鬪鳴爲天下潮聲第一是日
風氣甚恬江流似鏡漏刻未移已達西興方其怒濤
時雖餘航如龍千夫棹歌莫可渡也西興買舟已在
蕭山境上此地舟形如梭捲篷蝸居不可直項插一
竹於船頭有風則帆無風則絳或擊或刺不間晝夜

余甚以爲困二十里蕭山縣聽潮樓甚偉日暮過剡
溪山川映發水木清華陂深堰曲清波蕩漾數十里
皆作碧瑠璣色新田綠漲若佛衣參差十樹一村五
樹一塢門扉隔竹人面半綠憶吾鄉義興菴畫溪長
若衣帶遊者比之武陵桃源而此處居人意殊不覺
所謂司空見慣耳吾宗子敬謂應接不暇良非過稱
宜乎晉代名流考槃相望今其遺墟尚在精靈何之
不知可能騎鶴翩翩雲中下來也四十五里山陰縣
枕上過六十里紹興郡禹穴已成夢遊廿五日早過

樊江去紹興五十里爲會稽縣大禹巡狩諸侯防風氏玉帛後至戮於此今不識專車之骨安在時朝旭初升羣峯盡出嵐容如沐紫翠濯濯與建初指揮四顧隣船皆驚又八十里渡曹娥江微波鱗鱗一葦可杭然土人有鐵面之謠當是其風浪時耳西岸叢祠貺孝女其中乘潮亂流不及登問行人黃絹殘碑如奏綠琴於牛耳過曹娥爲東關驛買舟如西興三十里上虞縣因山爲城十里中壩十八里下壩灘聲下磧怒如驚濤船從枯堤而下木皮如削爲之毛髮森

竦何必瞿塘峽方知蜀道難也過壩卽姚江水才一線是日夏至大熱行李圖書蒸蒸若甑中仰視翠壁夾岸溪流如束對之心涼舊藏趙承旨重江疊嶂黃子久姚江曉色二圖每疑丹青過實今觀此景乃知良工苦心未知四十里夜半過餘姚舟中苦熱廿六日大熱八十里入慈谿縣過袁相公家堂几蕭蕭不勝國士之痛尚寶君多情愛客藹然綈袍之誼生事寥落門庭清寒田穀歲入僅數百斛不作供伏臘古書中所稱八百桑賢相恐不過是飯後尚寶邀遊書

院由縣門外過慈谿以漢董孝子黯得名縣在浮鱉
山上山郭生寒海錯登市出環山門百步入袁公書
院堂構渾朴壯而不華門臨闕湖院據闕峯山麓孫
吳太子太傅闕澤故里山水皆闕名命酒坐湖山亭
亭在山半書院最高處城裏城外山如魚鱗姚江列
岫盡在窓中飛雨從東南來峯巒出沒頃刻數十回
不覺爲之醕酌院右爲宋儒楊慈湖先生祠左普濟
寺印闕公香火院山門甚古丹青半落出寺雨作還
尚寶家見其二仲清場白管並有門風具湯沐留客

宿樓上雨竟夕不止廿七日大雨袁君張燕捧日堂
雅歌投壺極歡而罷午後雨晴出遊永明寺大寶山
山在西門外僅僅一卷歸與袁君夜坐談先相國生
時母夢黑龍盤床間生而豔而少名應龍後易今名
五歲占對作驚人語賢豪長者莫不折節父亦自多
其兒時時命見客故相國雖晚成然海內早已知袁
家郎矣相國畏父如嚴君事事無敢有所與獨飲酒
不禁袁氏代擅麴蘖至今尚寶猶以大白自負尚寶
父遇弟亦太嚴相國爲學士直呼其名兄稍怒卽長

跪謝怒不解不起尚寶幼孤弟在遺腹皆育於相國相國後無子子尚寶之弟尚寶以季父叙爲今官爲相國服三年寢苦一室不入閨房鄧攸兄子之戚可謂刺心鏤骨者也廿八日別袁君欲入郡訪張孺穀袁君治畫船載客送至清道觀爲別情極依依舟人報乘潮乃行十五里小新壩二里大新壩二十里夜泊寧波西門寧波古董子國爲越東南境勾踐滅吳欲置夫差甬東君三百家卽其地廿九日大雨孺穀遣舟來迎寓客寶雲寺借香積治供具燕客別久乍

見喜極不能爲寒暄語二季徵孺君孺皆來訪又要余君房同集君房名寅余友沈嘉則嘗稱其人不爲生客席上聽孺穀談鋒如雲若對幽并健兒金甲貂衣面有河朔之氣信快士也淫雨不解旅思頓生往往得孺穀高言消之六月朔日與孺穀伯仲去謁其翁大司馬公黑頭未落尚可爲蒼生復起余君房來邀孺穀陪行先謁賀監祠賀郵人唐太子賓客請爲黃冠師祠瞰月湖翠水如染猶可當一曲也坐君房樓上包叅軍庸之來與同飯聞其家江樓絕勝出東

門渡江過其家樓名碧岑僅可容數胡床下俯三江
盪胸決背有無窮之想恨不能歌野鷹來覩此寂寂
令江山笑人檻外龍宅明月時弄珠出波面光恠射
城中又每歲石首來時帆檣蔽日層旗疊鼓而過皆
稱偉觀日暮尚書公招燕同集者包叅軍李山人尚
書噐度凝立如青壁巉巖好文下士有古大臣之風
評詩隲賦一發破鵠談東湖之勝留余遊甚堅然余
病懷惓惓心已在金昌亭子下矣初二日在床上尚
書贈詩來枕邊讀之躍然起余亦作一篇贈公公和

余詩甚速而思更益藻爲之驚心毛正郎來顧問吾
友張幼于杜子庸二太學近况未幾尚書公亦來顧
午後與建初孺穀同赴包叅軍燕君房已先在樓中
憑闌看余輩渡江叅軍出所藏古銅玉噐示客雖無
取克物而一一皆可欣賞孺穀指樓下桃花渡爲永
樂中太監三寶奴出西洋處海舟征倭時斫入水不
可出益數十人泅出之復有一斫大如牛相挽而上
上鑄三寶名憶吾家六世祖陰陽公以星占從大監
行過其故蹟爲之停杯而歎初三日天溽暑浮屠石

礎皆濕孺穀與張山人平叔來邀遊東湖出靈橋門過浮橋小頓補陀寺寺外有石浮圖七殿中白衣觀音沉香爲軀坐大圓鏡中鏡大可尋丈入後殿庸之音沉香爲軀坐大圓鏡中鏡大可尋丈入後殿庸之君房建初已先在午齋僧寮齋後登舟舟凡三一大二小大以載客小以載酒及僮子輩明州海濱澤國亂流爭趨其治水之法因形創制紛紛別名鑿而瀦之曰陂䟽而導之曰渠障而高之曰堰隄而石之曰礮樞而運舟曰壩以時停決曰閘方舟連絡車徒並濟曰浮橋是行三十里過一礮一浮橋二堰而後達

茂嶼山房尚書公別業也門左琴山上有步虛亭坐久之孺穀邀入後圃寒澗在門梁石而渡小山幽靚花木涓涓亭曰品山沈嘉則所命名也園公言數日前虎來踞亭中客俱恐入山房看門前白蓮初開香氣中人酒皆醒是夜宿山房雨大作孺穀訂客明日雖大風雨必遊湖初四日朝饗後發舟先至莫枝堰留大舟於堰上以二小舟過湖東行湖名東錢又曰萬金山昏水亂濃丹淺碧不知凡幾十重余心已默賞孺穀在中流問此何如西湖余故謂東施效顰耳

孺穀大呵不肯下諸君相顧絕倒青鸞大如鶴羣翔
碧蒸間烏鳳鵲身黃味黑光如漆皆吳中所無余心
異之不爲問以待客自名始得識蓋恐孺穀柳榆我
也諸君知之則又大笑叅軍指前堰人家喬木重重
皆史氏史出宋丞相彌遠彌遠援立理宗權寵震代
由父浩以降蟬聯黃閣者五世其三世皆生封王墳
莫悉在湖中雲仍至今稱鬲族家家有珍木麗石皆
平泉遺物也泊舟登霞嶼嶼在湖心四面皆斷中有
補陀洞天史丞相時大母葉夫人目盲欲浮海叅大
士史虞涉險鑿此洞侍葉來遊給云補陀因以爲名
洞深百步前後通行寺屋盡傾惟一有髮僧在飲酒
數杯而下問大慈路久之乃得艤舟雨大作流泉橫
道僮子皆有難色余攝衣自持一蓋袖中皆作泉聲
道傍石表離立問皆史氏殘塚行三里至大慈過史
丞相墓墓前穹碑斷裂雨甚不可讀冒雨入墓門松
關再折始見華表作石筍形湖石爲跌色深紫石馬
繡鞍繁纓昂首欲嘶又上小屋厓暗龕像梁間凡四
浩彌遠父子婦姑也像才二尺冕旒雉衣尚具王者

威儀木主數十錯其中不能一一問葬地半畝石垣四圍不廣而堅石將軍二石翁仲二雕刻如絲皆非今制可及宋栢二人圍之不盡沉沉半黑石爲闕門樹生其上拱矣雙塚相並衛王夫人合璧其中正德間爲盜詹檢尸所發寶玉盜盡出其屍鬚髯如戟史氏裔孫爲蓋藏之嗚呼東園梓器黃腸題湊之屬乃不能自衛殘骸安用錮南山石爲哉與孺穀把臂爲歌去入大慈寺門外亦有石塔七大過補陀而圯其一塔下萬工池史氏所鑿寺爲史功德院賜田踰萬畝今爲豪家奪去尚存什之三從僧家竹厨然松薪燎衣盡乾乃出坐方丈僧不貧能炙鴛飯客皆田所入也宋殿悉燬新建者茅茨無足觀飯後出讀史王墓碑文撰丹書皆出理宗睿製今破碎不可收拾僧言少年及見詹氏發墓時知碑下有金丸并掘之碑仆如雷林谷皆鳴是夕宿僧顯房山深虎多門早閉大雨達旦僧俗不能持課鐘磬爲之無聲余及諸君對窓裏青山自相憫藉而已初五日雨庸之邀過其墅道上鳴澗比來時十益其五客不能行者借僧家

馬騎去余復持蓋取故道入舟行數曲得叅軍墅命
僮子摘雨中楊梅出酒飲客讀孟浩然詩自謂風流
不減舟還出梅梁堰雨益作客皆倦卧篷底順流及
郭猶未暮艤舟李山人庄登陸邂逅屠田叔田叔父
中丞公嘗開府吳中爲尊官而田叔蕭然如寒士不
問不知其爲中丞子庸之君房平叔皆別去余與建
初孺穀入城孺穀憊甚過寺門不能入竟去寺僧手
刺三言方別駕周中丞余太史來顧皆不值初六日
方余兩君招燕並固辭司馬公遺詩來邀遊武陵庄

余先訪司馬辭武陵之招繼訪中丞太史太史方過
余寺中中丞亦不遇又訪方君問何爲見知云自李
舍人所顧余惓惓有傾蓋之誼方嶺南人相國文襄
公仲子以敘自乞外補翩翩有鳳毛知余行急不能
留命所乘木蘭爲送約八月過吳當來下榻歸寺趣
裝屠田叔見過庸之君房來問行色寺僧慙公治酒
送別留共坐良久乃散與孺穀偕訪田叔門庭蕭寂
似其爲人張君孺爲余送別將赴其招歸寺欲少休
周屠二中丞皆來訪送客出門便與建初過君儒家

聞縣鼓十刻始別方君送舟至又送酒來寺中不能
復飲觴寺僧及賞僮子皆沾醉是夜大雨雷電初七
日雨行李早發君房孺毅兄弟皆來送孺毅諸君載
酒要建初先出西門余買輿訪屠中丞中丞出鎮時
余爲諸生去今十二載髣髴中絲不爲添爲余設賓禮
遜謝不敢當而中丞意殊歉歉故盛德人也出過周
中丞留飲贈詩乃別入舟雨暴甚諸君待良久冒雨
解維二十里送至壩上爲別衆皆黯然而反建
初以同行獨留青衫盡濕余甚爲之凄其晚宿壩上
夜半乘潮過丈亭初八日雨姚江增闊數尺江上山
半入雲中如白幘綦巾下暮綠鬢處處流泉並出水
銀匹練空中亂垂比來日風景益奇夜泊姚江驛石
楔如林兩城夾河舊城縣治新城李相公所居初九
日大雨姚江驛發舟龍泉嵐氣盡在雉堞之上望孫
忠烈祠拱立而過江橋湍水盤渦千尺爲機度纒始
得進舟師顏色如土夜過中壩水高一丈雨晴微月
磧聲怒激若干雷殷作石漚爲水衝落壩人烈炬築
棧數十裝轆轤易以新組又益添舟人邪許沸地夜

分乃上信矣如升天也初十日雨晴舟中作書及留別詩謝明州諸君爲詩酌方別駕詩成達曹娥驛渡江甚平往來不一遭其鐵面幸矣幸矣過曹娥遣方君舟人還買舟過陶家堰蒼龍挂南海中白日雷電甚靈恠舟中人皆倚柁而觀久之始滅暮抵紹興郡溪清木茂山水名都石壁插江二三里如翡翠舟行手捫綠蘿而過月下過蓬萊驛篙師夜行十一日早達蕭山雨復作到西興小晴萬壑齊赴江流頓高買大舟渡錢唐江海門在煙中不可見入杭城楊梅滿

市問價甚賤欲就顧丈衙齋飽食以病作還舟中夜有微月十二日艤舟得勝壩檢校行李遣顧杭州隸歸并問張觀察玄超尚未至雨復大作晚出關門十三日晴泊崇德十四日泊平望十五日午還家是行也自五月十二壬寅迄六月旣望甲戌爲日三十有三自姑蘇闔門迄寧波東錢湖爲程九百里有奇所歷分野二

吳越郡五蘇州嘉興杭州紹興寧波 邑十

六 長洲吳吳江嘉興秀水崇德桐鄉錢唐仁和蕭山

山陰上虞會稽餘姚慈谿鄞

江六

吳江錢唐曹娥姚

江谿谿江甬江湖四 西湖闕湖月湖東湖谿一刻闌

一三清關一磳一北新雲龍壩五 德勝中壩下壩大

新小新堰三 陶家莫枝梅梁 名山登者十 寶石孤山

南屏吳山闕峯大寶茂嶼琴山霞嶼大慈 其無名與

名而不及登者不可數舊刹遺祠洞天名蹟古人墓

隧過而題者十四 垂虹大佛岳墓林和靖墓昭慶藕

花居淨慈蘇堤紫陽菴寶雲賀監祠補陀洞天大慈

更丞相墓 其過而無題者不可數所遇賢士大夫名

流淨侶之屬廿有二 王青州伯仲陸海豐黃秀才吳

山人李舍人顧杭州秦觀察袁尚寶張儒毅穆孺君

孺包參軍余君房張尚書張平叔李山人周屠兩中

丞屠田叔方別駕僧殷公 溘先一人 袁文榮公 期而

不至一人 張觀察 往來皆不值者一人 余太史丙仲

所見神物三 青鸞鳥鳳蒼龍

雨航紀

吳郡王穉登



紀事第一

嘉靖辛酉九月王穉登求志先蒯夫人墓卜日走毘陵謁薛憲副先生先期外舅陸丈使人來曰遲之當同行舟以十六日薄莫發于是穉登束裝俟及期晨起作寄顧先生詩書軸上飯後過陸丈草堂日且落舟不及發明日迺發南風甚勁挂帆出楓橋倏忽及許市余欲留訪顧先生先生吳名士與余神交者凡

五年其居在陽山大石出許市甚近余過毘陵往來道必由許市由許市輒意先生今年夏中童子鳴以書來云楊梅熟先生日俟君君訪先生幸偕朱子常入余是日令人立子常子常以賣藥入城未卽歸長年嘖嘖歎風順可惜不宜留余不得已以軸上詩投朱君家令先寄先生約舟還當來訪遂怏怏出關去風果駛過曹王涇忽千船俱落帆北風倒吹檣間聲獵獵猛甚雨亦大作冒雨逆風行入無錫抵秦汝立汝立方戢書千百萬卷縱橫堂上客至罷戢燒燈張燕畱余宿余謂君戢書倦宜少休余明日欲早行宿舟中便乃與陸丈宿舟中夜間雨益大迨曉不止午過五木問薛先生五木人言先生在郡城余卽移舟入郡城至則令人走劉子延所問薛先生蹤跡子延是夕出赴燕不及問十九日舟中書刺欲詣子延子延已遣人來候余欲陸丈同過子延入門便趣余作書畱薛先生先生在舟中遲則將還五木書去未久薛先生人來要同去余欲起子延謂與君二載別宜少留語薛先生人令先去出酒飲數行一青衣作都

下人裝入對子延鄉語刺刺問知是唐玄卿僕玄卿
冀北歸遣送香藥余久別玄卿欲亟面問吳幼元消
息顧子延索飯飯畢出門與子延別陸丈還舟中余
詣玄卿玄卿閉門不聽客去坐少頃子延亦來同夜
坐譚先中丞墓祭事出燕雲品物餉客寺鐘鳴迺散
去復別子延入舟陸丈是日病作不能眠俟余入乃
眠命童子以燈約白丈夫明去訪白丈白丈今年亦
五十與陸丈同年而生差後各相顧問顏色又携酒
入舟中飲出東門別去舟行向五木風甚逆窮日行
四十里得達五木已昏黑陸丈病不能興薛先生是
日亦病令子孔隣先出先生力疾亦繼出余與先生
父子別又五年相見懽甚許作蒯夫人墓文夜宿孔
隣齋中風雨大作晨起雨益大風益怒往來舟楫俱
不行先生出所藏書畫令余鑒入夜張燕復留宿是
夜天雨明日天又雨余別先生先生病小間遺書數
十種爲別意甚悵悵入舟陸丈病亦間鮮維過慧山
汲慧山泉四罌余每過泉上雖甚多事及昏夜必迂
路汲泉上人熟識余及是風雨復來汲皆大笑以爲

雨舟紀
恠嗟乎風甚怒雨甚大舟甚窄道路甚迂而余所汲
泉又甚淡無味爲世間所最棄不屑者嗟乎余誠怪
余誠怪汲泉後復過汝立汝立許書基上石乃還舟
宿汝立濠上是夜夢吳郎先是前三日余從玄卿所
問吳郎消息未得連日夜懷吳郎及是遂夢作夢吳
郎詩二十三日從汝立濠上發舟雨猶不止晚及許
市竹青塘雨忽止望陽山上丹霞如樓意快甚疾要
朱君同訪顧先生朱君持白醪來禦寒飲未盡遽達
顧先生所入大石山房讀童子鳴題壁詩余前日所
寄詩亦在壁間先生燈下出示所撰家山八記留宿
太石山房命作大石山房詩且曰必以是夕成乃入
余及陸丈對牀卧夜半開山牕寒星光白如月謂明
日天必晴晴卽遊大石各起坐牀上作大石山房詩
詩成不復卧起視天宇陰雲復滓空顧願父來訪願
甫年少古心曩嘗聞其人於子鳴及是始見果不負
子鳴言已而顧丈出攜古圖書器物示客求余作研
銘命書大石山房詩於子鳴詩後余與陸丈亟欲遊
大石先生謂泥濘不可行余不聽先生命子從政行

願父亦願行余四人復入舟抵山下登陸泥果潭沒
屐齒幾顛仆折道傍竹枝杖而行得不仆大石在目
前積雨石色面面如青黛各相顧嘆以爲奇山僧出
迓客入庵望太湖湖上山青似眉髮余昔年遊山見
山中僧與今不類問之已再易主矣石梁亘庭中著
屐不可登僧言吳李諸公聯句詩尚無恙出庵過顧
先生家山山中勝處凡八歷歷奇秀如先生記中所
云從政留客坐款雲亭畏雨作不果下山移舟復飯
于顧先生家日暮雨作宿舟中不能行與陸丈賦遊
大石山詩明日舟中起櫛髮欲詣顧先生別願父已
先設雞黍留坐坐半刻與諸君別子長附余舟出許
市乃別別子常過許市復作一詩是日爲九月廿又
五也舟中射瀆風雨困悶命童子滌硯伸紙次第其
事於有道里所經泉石所歷人品之勝物類之奇一
一紀之以貽諸君太原王穉登射瀆舟中紀事

紀程第二

出金昌十里曰楓橋楓橋十里曰射瀆水當陽山箭
闕下相傳始皇射于此

射瀆十里曰許市今名許墅秦皇廢闔閭墓逐白虎
來此初名虎嘜後避吳越諱迺易今名許市迂路由
竹青塘入十里至陽山大石山房

許市二十里曰望亭望亭二十里曰新安新安二十
里曰無錫

出無錫北門五里曰黃阜在水心由黃阜迂路入五
里曰惠山寺汲泉處

黃阜有樓閣多遊人五里曰高橋高橋五里曰石塘
灣水曲如綵石塘灣五里曰潘葑潘葑五里曰洛社

洛社十里曰橫林有墟市人煙甚稠橫林十里曰戚
墅堰戚墅堰十里曰丁堰毘陵五堰此其二也

又五里曰劔井曰白家橋劔井中相傳有寶鏢往年
白虹貫日唐中丞嘗見之

白家橋十里入毘陵曰常州府

自蘇州至常州水程一百六十里迂路入陽山慧山
又十五里行二日可盡

紀山第三

陽山去郡城二十五里一名四飛山爲三吳巨鎮峯

密秀而不奇奇盡在大石大石大如百間屋巧類人家石假山遠望瓌瓏若社燕巢門外有疎松亂泉門內有庵曰雲泉庵有樓登之可見太湖石梁起庭中長二三丈天雨梁在雲氣中如白雲左右秀石林立香蘿赤藤蒙纂其上梁可躡而升構屋巖端吳文定李太僕諸公聯句在其中

顧家青山在大石左麓山中有勝蹟八曰玉塵澗清松宅毛竹磴楊梅岡欵雲亭拜石軒宜晚屏招隱稿山中人曰顧先生先生自有記

惠山在無錫北其溪處曰石門曰青山塲甚勝余皆不及遊余所長遊自惠山寺門入西曰聽松東曰觀泉聽松松在斷岡上大可十圍奇曲皆虬枝入聽松緣岡皆士大夫家墓隧松楸白楊青沾翠洒其最勝曰邵文莊墓文莊名寶武皇時名禮部卒賜金墓墓上石牀唐李陽水書三松離立大逾聽松者二陪而奇梢不逮入觀泉最勝曰二泉亭堂曰漪瀾泉在亭中二井石甃相去只尺方圓異形汲者多由圓井蓋方動圓靜靜清而動濁也流過漪瀾從石龍口中

出下赴大池者有土氣不可汲泉流冬夏不涸張又
新品曰天下第二泉

紀人第四

顧先生名元慶字大有吳名士家近許市凡高人逸
士由許市過者多就顧先生顧先生性好客今年七
十五猶酌對不倦所著書數十種行亦甚高前太守
溫公以鄉飲聘

薛先生名應旂中會試第二人才太富文太工而行
亦大奇故不爲世所容官止按察副使子近魯字孔

隣溫溫玉映爲賢公子

朱子常名大經家許市爲醫童子鳴稱其術甚高亦
能詩

外舅陸丈名承憲字子紹能文章潯州太守孫太守
在潯州有善攻人謂其後宜昌今六上有司猶未第
白丈名仲字子中晉陵人康敏公孫落魄能飲酒學
晉人書甚工

童山人名珮字子鳴太末人往來吳中詩清甚讀之
如有雲氣以詩窮不修形骸人多白眼視之蔑如也

與顧先生及無錫秦柱有世契踪跡長在二君家今
還太末明年當復來

劉子延名昌祚晉陵人爲人有道氣今年二十九無
子復下第余甚惜之

秦柱字汝立尚書諸孫好古博雅慷慨然諾有國士
之風

顧諤字從振顧先生第四子能丹青

唐崔徵字玄卿荆川中丞之子有逸才覩其神駿殆
汗血之驥也

顧願父名學尼家與顧先生隣其姊夫曰黃姬水又
最能詩故願父亦能詩

吳郎名履謙字幼元奕世簪組美風儀朱衣傅粉有
家士態讀秦漢人書能成誦今遊燕未歸

王穉登字百穀晉陵人流寓姑蘇其爲人特多病喜
交名流故亦知詩然其病以詩益

右十三人以齒爲序穉登載其後

紀物第五

薛憲副家藏宋勾龍爽堯民擊壤圖元趙魏公畫蘇

黃州像蘇公長耳豐額鼻準隆起相法鼻主文章故
蘇公能文

國朝錢塘戴進山水四圖余閱戴畫多矣當以此爲
第一

顧先生藏宋馬遠鍾馗移家圖

國朝沈周先生大石山圖後有吳文定書大石聯句
詩

又吳江圖

又西園雅集圖俱妙品

一杖一長可三尺文如紫玉四時變色靈物也

宋端溪石硯一硯在山下人家作磨刀石先生購得
之余爲銘

明月編

太原王穉登

中秋馬沃沙看月記

今歲僕善病自春迨秋經三時猶不可起支離牀間
 骨柴然而憂不食新也秋暑灼人如炮烙客至者踵
 相躡而問病之若何則頷之而已然猶日出汗數斗
 醫師謂公良苦公之客蝟如而竟日不得休請無事
 我刀圭矣僕請謝客戒門者無納一切長短牘刺至
 輒覆之更持歲蕤鑰扃其扉然後剝啄聲屬耳益亡



賴不堪思遠游以避之而會友人靖江朱君在明以
尺一至日不腆敝邑之陋無足辱車音其幸而惠然
臨我則有長江之練若也秋色俄半圓輝漸盈治木
蘭於黃田闌遲君矣僕報如命乃卜以八月一日丙
辰操單舸而西明日抵無錫之膠山訪安氏兄弟緒
卿留客齋頭出楮墨數輩淋漓作書細者如蚓麤者
如老鴟傍觀嘖嘖稱好僕起謂諸君嗜痂已甚則皆
闕然問茂卿方客金陵桃葉小姬歌水調黯然思舊
游又過其叔氏大夫樓中暑益甚賴高木清池消之
不者汗成漿數杯而下田間枯槁聲達旦農家爭斗
水如救頭然僕中夜爲再起明日舟中盥櫛罷主人
請爲山莊之游以筍輿載客從屋後出行田間半里
入莊莊在膠山麓大池數百畝蔽以芳渚蕩舟沿洄
乍出乍沒池盡處登岸更上數百步復一池三倍之
二島峙中流鬱然相望不知何人題作金焦僕語主
人此措大者當罰飲池水一斛亟澌而額無辱吾滄
浪主人言月下採芙蓉波光如紫綺客何不爲三日
留僕謝不能初四日抵無錫訪秦叅軍子仁子仁治

衰將北游一堂甚小行李半之不可坐移坐廡下已而葉茂長來偕覓胡侍御王山人不可得曰與東嘉客游無間日秦方伯陳寧州皆在僕戲問客孰何而多長者之游夥不其沈沈者與少焉秦方伯來訪邀游慧山辭不往明日乃偕寧州諸君往登其舟客輿而至者王舉人景純都門舊知也其伯父觀察公開府於此僕笑語王君東嘉者子邪安得不驚座問從何方來舉其故繻知文戰而北是日初五暑甚讌黃氏之別墅環慧山而墅者臺池林館相望矣而黃氏檀其勝酒半月未生移席舟中待之煙霏蔽水夜泊南禪寺夢既醒猶聞諸君隔舫呼盧聲旦起別王君君遂東矣而養和邀游寶界山養和者復一王君也寶界是其家山治樓船載酒浮五里湖以湖中雙撓揚帆牽舟而行既至魚梁當門曰蓮花渡青葉田田花高於葉如紅粧美人立翠盤中舞臨湖者亭名混混稍上一關爲魚步去魚步而近長松八九樹雲柯龍鱗壘石高盈尺設石須彌座於松根曰松塵壇樹皆枿欄松桂篔簹數百個檀欒蔽日如行幽谷中輿

夫履層箠箠如驚蛇升其巔月浮出松頂如鉤松
風醒酒酒頻飲不醉坐嘯臺當松缺處風益甚炎歊
洗如亭榭數處青靄蒼然不可辨主人一一名而示
客更指前太白一峰曰此下太湖芙蓉七十二可煩
而數也僕拊沾瓿謂主人盍留此俟客之東乎夜宿
舟中荷香着人如中酒行三十里枕席猶細縵初六
夜宿江陰黃田閘閘以楚春申君歇得名歇封吳圭
田於此今不勝黍離之歎月沈霧中氣昏然問朱君
水蘭俟客失期前三日歸矣詰朝買舟渡江未半有
兩龍下垂一蒼一白亭亭若車輪不見頭角黑雲乘
之如墨雨微作風起簌蕩江波皆沸舟人落其帆半
搖手令勿驚然其面如土矣僕立舷間望雲氣鴻濛
東行意梁溪間當獲甘澍盈尺是日也雷擊惠山之
浮圖木碎如札江中去錫三舍耳乃寂然雷聲信百
里哉朱家輿人候之江濤行未半在明出道傍捨輿
握手而步曰龍戰而涉江得無戒心乎僕謝亡恙此
屬蠓蟻么麼不足負吾舟相與抵掌過其家見顧朗
生朗生亦慰勞僕憊極覓高枕臥松齋中聽風聲颺

颺則快以爲江濤拍艦不寒而栗久之在問在行來
士獻亦來明日在充在止偕來坐久暑甚脫帽裸袒
就地眠扇不去手尚愒愒不勝皆別去暮訪在問初
九日同在明訪士獻又訪在行在止後入城訪在充
先過沈居士家門廬雅潔荳棚瓜地悉楚楚解衣坐
大夢菴几榻筦簟經函鶴棲酒罇茶籠藥籠之屬靡
一非湘筠所爲斑然可玩去館在充家持牀留宿盆
荷紛敷黃者尤灼灼在明別去夜雷雨快涼明旦朝
饗罷別在充復之在明所夜坐溪上月出皎然門樹
皆綠游魚唼藻撥刺不休與朗生輩銜杯甚樂十一
夜過容與園園去在明家南行不一里盤曲池綠
萍覆之取土爲壠爲臺與樓觀之址突兀陂陀蔽以
修篁數百秋花映竹娟娟有態月中花竹影扶踈張
一石坐倚四角使不礙月農歌徧野與清商相間
在明指揮四顧此可亭此可廡此可重屋果愚此可
左右掖此可長廊與複室跨飛梁如虹蜺往來也異
時諸君過我者不平原十日不歸矣僕笑主人見彈
而求鴟羨皆大絕倒此園中玩月庶幾可者而恨乏

遠觀在明誇其眺臺甚以爲九江三楚在口前矣明
夜力疾而登臺在快閣前可羅十胡牀四周朱欄遶
之凭欄跂足僅可望隔江山耳是夜月尤朗綠煙香
霧濕人衣僕語在明月不浮江觀者尋常月哉明夕
爲十三碧漢澄然星光皆避月不見衆交口如此月
也而齋閣窺不兒女子態乎主人獨不言而供其聲
音無不預戒以一舡觀載客一載騶奴廝養渡大江
中流客舟矻不動他舟揚帆入煙霧作軍中樂笳鼓
競奏黃頭輩雜以棹歌疑乃伊謳長風吹聲入雲漢
或斷或續二三君單絃立而浮白望月出海門紅霞
繚之如赤城其下波濤爲水銀色光射人不可睜視
僕拍在明肩指此何似桃花林中水精殿衆皆擊節
在問力疾飲獨豪與朗生對壘觴爵轟然酌無算類
項羽破章邯鉅鹿下在明士獻時時肉薄仰而攻之
不受敵者但僕耳顧覓一卮酌嫦娥曰此曹酒人惡
知清光者徒以麩蘖戰波心金奏肆夏而驚水府有
如天吳海若支無所等睨而駭曰是欲燃犀我也公
輩不念垂堂乎莫不竦然朗生揖客休矣捫鷗夷之

腹且枵於是諸人皆承響而回入門月方午憊甚魚
貫眠屋下花影淋漓滿身在明畏暑不能眠勸客良
久乃去十四日大暑礎潤髹几沾漬不可凭雷殷殷
欲雨暮更鬱蒸人望月者如渴呼酒坐松齋待之咏
唐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歎其佳絕僕挪揄諸
君能賦此者當以清光酬之不然須借管絃吹開耳
僮子取長笛奏桓生三弄復歌宛轉音調殊絕惜餘
霞五色滓穢太清不堪作纏頭錦柰何已而雲漸收
月濛濛照席上都無昨宵晶熒瑠璣屏風掩夜珠差
堪解嘲夜臥枕上聞簷聲迨曉雨闌干不止諸人氣
奪爲中秋扼腕或舉貝葉書稱缺陷世界故應爾那
得揚州鶴哉僕漫言此雨洗廣寒殿中塵欲令玉兔
見秋毫也今夕漏下而無月者請如金谷數觴我月
則觴諸君倍之矣在明甚訝客柰何孤注若此爲具
於拙園酒肉相屬長廊數十楹懸燈火其中如明河
斜傾珠斗錯落園中高榆成列大者兩人圍之不合
籬根阡陌井如稻花香氣撲樽壘客歌天田何所有
歷歷見白榆未竟從者呼月出皆翹首東望明鏡燦

然飛出柳梢間光燭地如雪僕顧諸君王生語云何
豈有酖人羊叔子者令童子鼓柘枝呼美人交竿罰
客不能則跽而爲生結韞履烏交錯聲嘈嘈不知費
主人牀頭醪幾斛矣衆賓旣去在充與僕對牀不雞
鳴而起曰掃孤山一片石待君僕業已許在問矣然
則客一而辱主人者二乎朗生云蠶則績而蟹有匡
弟酒而兄佐之齧非二也乍辨色與朗生在明並與
而東十五里行野田中山漸逼厥土漸高田漸瘠不
宜稼荳落而爲箕臥壠上短若香草吉貝數本一花
花小於常三錢不供杼軸而其里貧可知也至山下
捨輿而登山巔一殿其神冕旒殿後亭名觀海蕭然
四壁在充在問皆坐而待遠眺海門湯湯如孟諸虞
山之雲近在几席狼山如聚米可掬也日已逼下春
客有饑色在充斫巨鱗噉而飽先去僕與諸君臥俟
月升命輿夫持錢鑄雜草除地盡一袈裟望若芝蓋
浮者黃雲層疊而興雲際光財一綫未踰時月灑灑
滿山矣江流遶縣若蒼玉帶圍寒潮可染裾也朱君
伯仲問茲山云何而客言崕嶮哉僕詆此一丸泥不

足封函谷柰何誇我尉陀安知漢大者問酒餘幾斗
尚可拍浮至夜分僧廬饒蚊蚋不可宿則皆扶而下
山譙鼓盡二槌始達在明家輿夫行莽中疾如飛旣
至皆牛喘吐氣如蒸彼夫非人與井丹致慨於人車
固其宜也僕倦游告主人欲東送秦叅軍主人留客
苛於陳孟公尙書期且不顧何物叅軍能奪朱家客
乎夜飲江雲樓竹影霏霏入破牕月光皆碎於是哉
生鬼矣在明言吾邑蓋有李時可俠也時可名鳳勝
國人通儻喜結客客曰楊維禎寂嶽嶽矣時可能折
其角與之之游維禎挾四青衣浮江過其家時可訪
之舟中舟中之器黃金犀毗相半也維禎氣岸然乃
時可燕客櫻桃下瑪瑙作埒紅氍毹覆之三數麗人
行酒並絕代以赤玉卮盛脯白玉斗盛漿皆盈尺維
禎爲色動後賞蓮花水精爲食牀空其中置金鱗翠
藻食器皆南越秘色磁其豪侈如此 高皇帝下江
南時乏軍興貸粟萬鍾者再猶懼不免浮家去之琉
球或王扶餘如虬髯者未可知相與嘖嘖歎其骨猶
香僕謂水精食牀最宜月耳柰何朱君獨亡有然文

勝時可者十倍也在明謝不敏主人何敢當李君維
禎遇乃公公執牛耳矣僕甚慚其言十八夜士來
相邀士獻者在明猶子其先府君官記室以計筴
起家最善僕與在明隔牆東而居雨乍霽積潦盈庭
躡屐而過月太模糊不可人士獻網魚剝棗極甘臙
而享客咄咄阿咸哉十九日雨淙淙不堪涉江客心
如懸旌晚晴燭既跃月始出似來時半輪觀月思家
益甚竟夕不能寐明旦篝火治裘朗生病甚強下牀
送客爲之凄然在明送僕渡中流指龍見處是日微
波鱗鱗如縠紋瞬息達江陰矣童子走閘下買舟僕
與在明入城訪黃君吉甫坐池上酌吉甫性緩不耐
掃除林亭園中徑荒松菊無色顧怡然不問叔度汪
汪千頃邪對之可當佩韋舟人告潮平乃別別在明
士獻附舟至月城乃別乘湖泊青陽行三十里始見
月漏下踰十刻矣二十一日至無錫王鴻臚乘傳從
東方來介子仁附而去解維將宿新安會王山人伯
熈至自金昌與原荆偕來訪邀登西來閣原荆指伯
熈曰爲此君一日留不可則又指其僧曰投足下轄

題此閣而去也愈不可則又指養和而嘻曰公子以
麗人來坐海天閣磨隄糜一斗而進之客腸非金石
能投筆而去乎僕笑而可矣明日不俟主人艤舟緣
蘿菴下命舟師悉去船牕當風寢比起午炊熟候問
童子此走邯鄲道哉諸君挾麗者至問餽乎無則對
以黃梁夢覺矣麗人者故太史曹公家妓曹公在時
携而坐僕齋頭歌稱是十二樓中第一聲未嘗不歎
侯門如海今流落人間與孟嘗門客俱散對而歛歔
者半晌酒未行先索墨題西來曰爲世尊書一切榜
者當焚衆妙香合掌作禮而後筆可下也何得紅粉
溷乃公諸君謂老居士如維摩詰天女散花生筆耳
書罷諸君分曹爲探鈎負者歌而酌之大斗無得稱
飲亡何公等不見曹公平今安在生時不飲而留此
如銅雀臺上妓與他人樂少年吾輩更俟河清邪旣
而一客負麗人唱梁州聲嫋嫋如笙簧不似從喉間
出每當闕則低其聲以亞之音極凄婉不知霓裳羽
衣今安在遂作廣陵散乎無也此豈其遺響與於是
無不願爲麗人醉者惟恐其不負也凡歌數闕月掛

塔傍僕攢伯熙袂起日夜何其而尙歌忍令彼姝者
而煙出其口中邪客盡醕酏不能別舟宿南門門乍
啟遣奴將茂長行李來載而俱東舟中熟如甌抵家
雷雨大作又三日別茂長檢詩共若干編并紀游之
次第王生曰吳人所稱玩月者獨先虎丘僕爲兒時
未嘗不登也比長稍厭去以爲似酒胡家耳後蕩漿
橫塘石湖間而後月之佳又最後得虎山橋重湖之
浸其光如連環無所不屬則大誇賞謂得月之多者
莫踰此乃茲涉大江而後啞然驚矣夏蟲之不可語

水猶是夫以井窺者而可論月乎禪蓋有水月觀焉
一水一月千水千月敦瓠盤盂之器潢汚行潦之流
極而至於滄溟渤澥弱水流沙之浩渺無窮無非水
無非月者至於無水無月而觀者止矣無水無月之
觀不如無水之水與無月之月之觀之爲解也無水
之水無月之月之觀不如所以無水所以無月之觀
之爲解也嗟乎此不墨氏糟粕之餘乎若夫滄溟渤
澥弱水流沙之水之月而僕與諸君安得坐而攬之
曾謂此江之不衣帶與鄒子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

信然哉

閏中秋毘陵看月記

從黃髮而問皆不識閏中秋中秋不恒閏也日者言英廟至今而所更中秋之閏者三耳嗟夫不誠難遇矣哉蓋僕以前中秋玩月靖江矣月下問諸君閏而復月當奈何衆謂下足下望蜀已甚寧能一歲兩中秋而月亡恙者月則人人自觀耳若而人尙安得把臂乎僕淒然感其言後八月十日周太學汝賢自爛溪來僕留之坐指壇前松樹曰今夜清光爲君矣汝

賢不許以叔氏左軍公至須其至共醉足下未晚也是夜月不甚佳明日左軍錫臣張文學鳴教偕來飢僕經會堂覓汝賢不可得僕謂左軍月漸佳而足下偃僂費人前良苦嫦娥不笑子哉人生能遇中秋幾何況一歲而兩因舉昔游諸君言左軍謂吾長揖二千石遂當西耳出關無復故人公能送三舍乎前驅至慧山汲新澗一石祖我何所無月何所無客而徒沾沾談二三君者已而華鴻臚存叔人來言知公之將西也請爲半日留噉尊生齋頭脫粟飢歸舟與子

借矣僕召舟人移衾枕厨人設雞黍兩俟之明旦起
視日表過午而華君不至者遂行無失左軍期乃旦
日且夕華君竟不至移舟訪之其舟中人出告主人
方飲柱後惠文家送雞黍於其舟而去曰吾爲而主
設也索左軍舟已先發亟從間道自射瀆躡之不得
物色北來人知已出關趣舟人笮而前邪許甚駛天
漸暝望見滄墅燈火相屬關法郎受水衡錢日幾緡
旣滿數卽捷其關日高春而後啟非衣繡者無得夜
行舟至關適閉僕搔首問童子計安在乎則皆口如

窒而後知逢掖者之不如鴈門太守賢也關外左軍
舟艤而待相望如河漢然雨過浮雲盡歛月光射船
牕撩人不能寐俄一關吏手鑰前趨蒼頭數輩尾之
遮道而呼鴻臚來僕意爲存叔也問之果然過其舟
存叔方夜飲指筵間供具曰足下遺我者非足下我
不敢先僕語此鴻臚具耳僕饌茅容也而安得若此
相顧大笑呀僕之行遲豈無鷄鳴者出客而欲驥尾
我乎則又大笑關旣啟方舟而進使偵左軍舟坐客
皆滿相聞而過之存叔催夜發而僕有難色也曰樓

船旗鼓而虞綠林輩哉公家青氈亡足當偷兒顧者
僕言有則煩君一詩以免然月如此不雨蕭蕭如博
士時無勞賦江上相逢爲也更難燭呼酒飲問已過
望亭起視船頭明月光若數萬黃金蛇浮湛波中誦
野棠流水之篇爲之靄靄別華君還舟宿枕上聞水
聲潺潺知夜行不休曉視舟泊處已達梁溪鴻臚遣
人留午炊謝之而去艤棹城下進左軍舟人及僮輩
或樵者竟夕矣目睛赤如火齊珠則皆相枕籍臥躬
又如雷也僕坐舟中作書寄都門故人凡數尺一

旣畢則呼童子起起猶垂首而顰曰寧逢關吏勿逢
鴻臚矣不覺失聲已而錫臣舟至捲簾呼曰柰何捨
我而先哉問汝賢諸君鵠首皆東張君扣慧山之程
幾里雲幾重松幾樹泉幾仞蘭若幾百楹有翠微之
宮可憩不愚可望月乎無也蓋君尚未識慧山耳則
勸左軍且勿前而爲張君游晚泊北門迎潮館下此
地卽故蓮蓉湖今爲田者十九然猶巨浸蒼茫水及
慧山之趾是夕十三月最明與前中秋十三夜相若
錫人士好游大抵類吳門短橈輕舸夷猶綠波載嬋

娟而出者管簫之聲入雲僕顧而歎美哉邑乎微茂
苑者甲天下矣左軍文學白袷而過僕舟戒無以隸
從者蕩漿循山溪而入乃張君見黃阜不識云烟中
樓閣誰家也僕名而語之故青鳥氏言慧山如羣龍
蜿蜒自天而下阜其領珠哉張君自負堪輿善牴牾
其說曰非是彼西浮者復何取西故有太保墩云而
僕對歪盤照乘一而足乎登岸過黃別駕山園門而
坐者鱗亞諸少年銀箏小柱而按梁州如出谷縣蠻
鳥僕將闌入其中而聽平生最好聲音而不識曲如
人見柔曼徃徃稱傾城扣其孰爲毛嬙西子政復茫
然謂左軍安得如周郎顧邪周君恐有覺其魚服者
以扇障面而過不勝張君之躡捷去僕且百武追而
及之寺門左右士大夫園林夾道家家有叢桂花開
月中香滿山殿佛衣皆清芬僕語二君此云金粟如
來信然不妄山中寂然無一載酒客山僧俗如市井
販夫不知月輪爲何等扣其廬無一應鐘磬生塵月
正掛殿上鴟吻池光澄澄可見底左軍恠剝巍然而
無佛火僕顧庭中月言此瑠璣光徧滿大千恒河沙

世界奚必一點蓮燈照白雲欲從左廡游泉上陰廊
黑不可行復出天王殿折而西過華孝子祠松篁蔽
月又西門榜天下第二泉元趙吳興題書法道美人
門綠池尋丈泉從石鯨口中瀉聲灑灑上爲漪瀾堂
舊漸圯近觀察使者東嘉公新之椳桷栒櫨燦如也
又上爲泉亭操罌汲者左軍之隸映長松而立瘦影
如鶴大隸等耳呵殿時虎而冠執青絲綆十丈鳴轆
轤抱甕寒雲中何減漢陰丈人張君首肯僕言濯纓
濯足不均此滄浪哉二君斟而漱齒作潺湲聲曰渡
淮踰黃河飲水一石者泥半之憶茲泉若醍醐甘露
一鍾千金不可得然近聞黃河清者幾百里矣自西
坂而升月愈霽清光近人張君問廣寒去此路幾何
僕對如長安之比日則相與歎長安遠也祠而扁者
爲尊賢堂前有石甃流觴處水自若冰洞來今蓬生
其中左軍腹瓠如而乏濟勝兩僮掖而下氣忡忡問
汲者水幾斛有碎石浸其中否以艇如葉載之而前
僕舟觴而對月命紆徐行勿亟左軍謂僕以此邑比
長洲者謬甚月如今夕而生公之臺餘尺地乎餘艤

舫艦相銜而來鷄鳴不得休此邦之人日在西崦而
笙歌入闔闔矣僕言此乃所以勝長洲也不者酒肉
倉父塞山門安得青靄容吾輩哉十四日樓舩角鳴
鳴載月早發僕舟尾之行抵五牧乃同舟夜達毘陵
驛左軍復置酒觴客梓中黃雀買自戚墅堰一金可
致千頭噉之不及吳江者之半蓋霜降卽魁然如楓
落後鱸魚耳方坐舩頭對月而觀察公自孟瀆來鏡
吹震林木千艘鼎沸流水作驚濤瀑布鳴盡二更始
息明日爲十五僕移舟入郭約左軍會吳京兆勿元
家僕先至主人披衣起出雲棲館候客曰頃自秦浩
歸也病暍掩關樹下聽禽言消暑耳客何自來者乃
以左軍告且請設三人殮問長君善飯乎則對幸甚
問鴻臚公日走

長陵下呼謁者千官拜起聲不休唇吻皆焦紅樓之
故姬嫁沙叱利死而出出而韓生無意長條矣揖客
入新齋自雲棲而北過獨倚樓文太史所署額宛然
在樓東軒曰浮白左壁龕大士像梵筴禪牀如精藍
旃檀煙滃然作禮而出竝樓稍前而南向者爲清玄

齊右房狹如井陘道齋所從入齋新建甚精麗曲欄
低檻後爲複室廣袤如齋北屏以納涼廳前壘小山
石寒花潔瓊瓏有致亭子面西日夕陽翦茅覆之可
容三人促鄰京兆言吾此齋成而不出戶者更月之
望幾矣有先太僕之敝廬以蔽風雨負郭以畢伏臘
陂養魚坂稅竹二頃林一頃荳陽畦種瓜塏地宜粟
棗下纂纂丘中麻芄芄也羔豚可以備蒸嘗雞黍可
以宴賓客彈琴讀書以卒歲射雉釣魚以爲樂租庸
以輸有司蠶桑以課主者左思記室鮑照參軍官甚
卑也而遭吏議綦組整綬解而還縣官豐年多稼穰
穰滿家妻子幸免凍餒以其餘供踐更布裘掩胷沒
齒編昨間以終

陛下之賜幸矣暑焚如而散髮箕踞令童子爬背癢
且不堪欲大冠如箕懷三指刺戚施公卿之前脂韋
突梯昵昵如也何翅風馬牛哉不如與子婆娑散桂
下酌嫦娥一杯寧爲鷄口耳兩人皆捧腹軒渠而左
軍來訪周君秉忠亦來方解帶盤礴談京洛舊游津
津隸來促去郡大夫以幣交待舟中者久矣主人不

敢留請單舸載醇酎爲君祖道供帳僕與秉忠飯罷
三人同舟西出郊望左軍舟鼓逢逢將發幼元請以
折角見并見張文學邀過舟中飲行五里旗亭乃別
左軍謝足下踰百里而送客良苦僕云此歐脫地未
出疆也公忘我籍毘陵乎笑而去問秉忠客唐膳部
玄卿所別幼元去方秉忠約二人偕來玩月雲棲無
負閏秋三五膳部起家爲郎迄今庭未有王生跡也
不見者踰三年僕日老且窶荒悖亡狀爲月旦所羞
稱乃玄卿顧謂曾參非殺人者主臣得無爲李陵游

說乎感鮑子之知不能已僕問君何家食委蛇則上
書請告待報可耳憶與君爲同門生君駒而汗赤
見者無不稱龍種僕亦自負驪黃之外君今長轡千
里而僕局促轅下俛首斜陽棧豆之羣不勝伏櫪而
悲耳然君今年政四十矣方帳下受經時君髻覆顛
去今幾三十載則僕髮安能不種種也留夜坐辭有
他約秉忠別館楊光祿家不能偕而僕與幼元銜杯
月下者甚久斗柄闌干矣是夜月不如前度十五而
此城中寂寂無一踏歌聲聞直指使者方行部人不

敢夜游游則游耳斯亦何關繡斧毘陵人故不好游
僕少居毘陵不聞月下登臨者郡中無山水城樓雉
堞僅可踟躕不則濠上乘舟往來如魚游葢中迴環
當千里矣幼元謂足下譏毘陵甚不念桑與梓哉明
日秉忠借同登獨倚樓超然遠覽城中氣佳哉鬱鬱
蔥蔥幼元請賦之僕云此吾土何賦仲宣賦者懷鄉
也爲題六言徙倚不能下謂主人樓殊佳但欠牕中
列岫然京兆郎能畫眉成遠山安用翠黛掛欄杆乎
暮燕雲棲待月乃政得雨興索然別而登舟夜抵東
門宿十七日下春至無錫過談思永家留坐庭中爲
賞月供具坐良久月上呼美人佐酒者不至聞思重
補宮得右軍不知換鶯幾羣矣思永笑云此公家池
上物爲余仲攘之出視溪上月如霜而竿游者兩人
踏月西行過秦方伯門外欲扣其扉索飲恐妨主人
高眠遂罷舟中對月賦詩寄唐玄卿詩成乃就枕十
八日早趨金昌欲訪華鴻臚畏其投轄不相聞而行
是日北風獵獵掛帆行甚疾由望亭下長蕩而歸曰
尙安得與鴻臚夜濟而俾關吏無譏我哉歸見黃六

秀才書自燕山至以前中秋十三日發兩中秋月皆以十三夜最佳不知長安此夜何如也夫中秋而閏稱難遇矣閏而皆有月無風雨之阻又皆有江山樓閣良朋把酒相燕樂也豈不誠尤難哉毘陵雖無名山川顧其人務本力穡而相起家不善狹邪遨蕩以頽頽爲冰鑄中人次骨乃仕於朝者又或謂毘陵俗好傾則僕去毘陵久其風漸變不可知抑非吾土今金昌信美不易毘陵矣若夫中秋之閏而月月而游游而無虛夕蘇之人自夫差以來未之有改焉而不

可與毘陵道也

荆溪疏

吳郡王穉登



余以萬曆癸未二月廿又四日過毘陵訪吳幼元萬
 承夫先在請為荆溪之游承夫家荆溪幼元姨之子
 也與幼元固要余而西意良厚余重拂其惓惓遂以
 廿七日冒雨放舟出毘陵西門泊吳子知南河莊子
 知載酒至同集者盛原濟吳章叔杜玄慶趙直卿幼
 元之子雅言入夜皆別去玄慶有事荆溪請偕行廿
 八日雨止早發抵河橋漸暝承夫搯單舸先行倩關

吏無下歲黜之鑰而後余及幼年舟並得入城泊東門是夜萬子寅杭子湘來訪廿九日早起陸山人元德吳宮詹惟允吳太學惟範先後偕來朝饗罷訪于寅父子子寅仲父宗伯公都門舊游也請見以單紱辭又訪子湘惟允淮輓寂後訪陸山人登周孝侯墓望銅官積雪午後子寅携酒幼年舟中觴余及玄慶東汶之澹是夜泊宜興三十日枕上聞鏡吹幼年先入蜀山余及玄慶飯宮詹家出城訪吳光祿先生游鸚鵡園請記許之覓蜀山路茫然彷彿道左有呼於

水涯者乃承夫治游具將追幼年遂別玄慶與俱入暮及之蜀山夜泊閏月朔日天霽游興大發幾欲奮飛自蜀山至湖汶日中身幼年亟問張公洞路會金沙寺僧寄公來迎不俟買輿疾走入金沙啜茗而出至洞由前門入余將謁補陀大士以是日齋戒絕去葷酒僅啜蔗而已諸君飲微醺出聞僧言洞後有屍解異人視日崦嵫矣幼年氣甚銳鼓行而前匍匐入視之既出汗如沐夜泊湖汶是日子寅祭家廟不至初二日游玉女潭史金吾請告歸疏泉架壑爲樓觀

極宏麗飯瓊玉軒看瓊樹去游天窟連珠龍湫一綫
天皆洞也惟一綫天巖竒間道走金沙路中見虎蹟
輿夫盡怖幼元命舉砲震山谷然聞山人言防虎實
不宜砲虎驚則跳而啞人旣入寺輿夫指所從間道
者虎穴也不寒而栗坐寄公房禮故講師珂公墓幼
元許爲造塔余作銘湯沐罷然後奏笳鼓入舟觀者
如堵放舟宿湖沒初三日南風勁余及子湘聯舟緝
束之並行艤松下望幼元舟不至至則折艣不能操
召工斲之然後抵北門外宿子寅來初四日驟熱日
昏無光疑有雨今歲天文示異仲春之初雷電雨雪
並日而作自正月至今未嘗連三日見日天幾漏矣
而余與幼元入荆溪來更六旦暮皆晴可謂天幸不
可婁徼相與商略勿游善卷便幼元不聽趣解維西
行至祝陵雨大作初五日史戶部來訪遽別雨中持
盞游善卷坐水洞亂石中屝屨盡濕幼元命火下窮
幽宵淖染其裾不顧余與子湘嘖嘖稱豪舉哉飲三
生堂上憶往歲與恩公約同游盟且寒矣爲之悵然
未幾子寅之東床徐君遣一廝養來請游龍池從張

公躡之不得復至此涉險行百里矣勞以卮酒許之
乃去觀唐殿闕柱上雷書並竒絕惟國山固碑雨不
可往盱衡遐矚而已放舟而前徐君亦自來邀客列
炬如星漏下二十刻且聞於菟橫道遂辭徐君宿張
渚以明日初六乘徐君之車輿馬驟往雨乍晴日光
熹微龍池之雲葱菁在目主人張供具甚盛不聽客
游僅一至響山坂入夜雨復作比曉不休相顧興索
然如山陰雪下徐君之諸父兄弟知客有歸心悉携
酒觴客掩關下榭以大白浮幼元盡一斛不醉於是
莫不稱吳君酒人也徐君送至舟中亦浮之而後去
初八夜泊宜興東門與子寅子湘別承大子病從道
上先馳歸至是復來別別諸君幾沾裳浮屠不三宿
桑下以此譙鼓聲急始別幼元幼元意不忍將偕余
歸余謂諸君今夕歸爲具不得休且日敬候足下足
下戀戀僕無意幸臨諸君足下猶可僕不畏朝那詛
楚耶又久之竟別遣蒼頭奴送余初九日至毘陵更
三日抵家計入荆溪之日屈指踰一旬晴與雨相半
晴卽游眺雨亡賴則坐舟中看子寅與幼元奕子寅

寬然長者也喜怒不少見顏色惟奕顧獨使氣每楚
風不競輒提局擲子迸散如走盤幼元愈捧腹黝之
君氣愈盛甚者自搏頰俄復手談津津忘之矣以是
知君真長者罰觴及君子湘婁代之時時佐君奕欲
醉幼元乃兩君每及濡首而幼元獨醒以此豪兩君
此一平原期頃不知腹便便盛麴生幾石也
未至荆溪三十里曰河橋豈詩人所云酒幔青者卽
其地與

宜興古陽羨也一名荆溪城外東西二汶匯諸溪之
流注太湖菰蘆之藪剽掠四出稱巖邑焉

汶字字書不載當作九土人以九里計程故名

周將軍廟在城中陸平原碑集王右軍書不佳其半
已泐廟後數丘魁然古木蒼蔚登之可望南山或云
將軍馬革未還此特藏金甲墓也

城中長橋直瞰縣門甃石堅好非孝侯斬蛟處斬蛟
橋在西汶宋蘇文忠公題梁好事者摹刻廟中

銅官山在城南袤五十里山嘗產銅前代設官守之
志稱天降銅棺葬袁令甚齊諧蜀山在城東四十五

里水環之如崕嶺蘇長公買川陽羨時徜徉其中因
名蜀志懷鄉也今祠堂在山椒鐘簾生青苔矣

蜀山黃黑二土皆可陶陶者穴火負山而居纍纍如
鬼窟以黃土爲胚黑土傳之作沽甌藥壚釜鬲盤盂
敦甌之屬鬻於四方利最博近復出一種似均州者
獲直稍高故土價涌貴畷踰三十千高原峻坂半鑿
爲陂可種魚山木皆童然矣陶者甬東人非土著也
蜀山折而南可二十里曰湖汶記得孫尚書尺牘中
作湖務宋時置務於此權採山之利今作汶亦訛字

湖汶山中中市也夾澗而居者百室地多虎虎白晝
啣人暴甚一歲中死者幾二千指近虎妖也余同吳
幼元來游先三日射殺一虎巡檢藏其皮俟縣官入
計還受賞格肉作醢售之飼小兒能稀痘
金沙寺在湖汶東南一里唐陸希聲舊宅今尚有讀
易臺門外綠潭云是玉女泫流至此此洞厚淺不可
入遶寺竹竿可數萬個

寺左有杭中丞祠堂弘正間諸髡嗜酒悉賣寺田中
丞出醵贖其半歸常住故沒而俎豆其中

寺中有岳武穆駐師時題壁後爲岳氏子孫取去
張公洞去金沙寺三里山如覆釜赤烏間霹靂開爲
洞洞有前後二門自前門入者懸磴而下日射之光
明遍一壑磴盡處幽黑不可窺拾級而上登一臺從
臺上仰睇俯矚怪石刺眸莫可摸寫如燃犀照海天
吳紫鳳負波而浮神人異物輸賫獻琛魚龍灑潯乍
出乍沒見者無不咋指吐舌洞中前明後晦自後入
者非列炬不可又須側足曲踞蹣跚却行而後能下
石怪不當前洞十三初至探竒聊堪一偃僂耳憶與
幼元以嘉靖辛酉來游迄今萬曆癸未乃經三朝二
十有三載而後能借幼元再至如次律藥中盧生枕
上蒼茫恍惚有同隔世昔爲健犢今成老驥更二十
三年余兩人當作何狀安得俟河之清耶青髻漸霜
紅顏易稿不知尚能着屐幾鞦耳
張公一云道陵一云果按曆道陵在前赤烏在後雲
房丹竈當屬白驪先生

張公洞冬煖夏寒游宜寒月不煩挾纜洞乾猶可躡
屩夏多浮嵐蝙蝠矢覆地如雪垂溜點人衣默承之

無迹但有痕宛然在洞後支徑最幽曲別一小洞近
有異人屍解凡三易寒暑不朽余與幼元着促裾脫
帽去屣作蛇行人持一短炬下燭之雖枯骸如腊而
齒髮皆完好非僊蛻不迨此爲作記異時携工來勒
之洞壁

去張公二里爲玉女潭故史吏部別墅潭深不可窮
投絲一絢未及底巖光綠可染衣水作碧瑠璃色雲
鬟膏沐草木猶杳信是洗頭盆也

潭上數武爲玉女祠 世皇帝遣一尚書祝釐於此

瓊樹檉柳也以獨孤常州詩得名臃腫輪茵空腹半
死枝葉尚扶蘇垂藤其上如斗近金吾君築墻圍之
面以雕楹若檻猿籠鳥神理頓盡

天窟洞史金吾新開有兩竇天光下入曠然若堂皇
橫泉出石罅甚細左轉盤旋可通行平崖上覆仰視
猶承塵

去天窟而近者爲龍湫水綠如玉女潭云與潭通下
視沉沉不異窺井然可浮舟至隔巖亦一靈境
近龍湫者爲連珠洞雙穴如規故名後有池石舍之

如蚌

近連珠者爲君陽洞一綫天有大石梁梁下石如砥
水遶之可浮杯或病其隘甃稍廣大類圍池間流觴
石令人短氣洞右盡處褰裳而涉雙厓劃然不合者
僅如綆所謂一綫者也兩傍石如羅漢座潺湲界道
流極駛羽觴隨波客跣趺承之頃刻盡一鴟夷
洞近張公泉近玉女洞非一洞泉非一泉曲引傍緣
近湫遠注洞洞鈎連泉泉帶繞或經或緯芬如錯如
斯坤維之妙解水德之靈通乎

西泐五十里至祝陵祝英臺葬地山人業採石斧鑿
聲鏗鏗翠微破碎矣

善卷寺去祝陵一里長松夾道今漸少亭跨澗曰漏
金入寺門有閣曰圓通古碑離立閣下唐殿制作甚
古科斗蕤蕤數百重架棼堅樸前榮承塵雕鏤作連
錢文使不穴鼠大中初創建庭中左紐柏一
雷書一在殿左第一柱近猊座者曰射鈞記詩米漢
在左第二柱者但有射鈞記右後壁第一柱者但詩
米漢皆倒書非籀非隸削之文愈深摹去佩者可辟

荆溪賦
九
瘡義不可解或云是雷部神名

三生堂以唐相李蟻宋相綱得名非圓澤事

玉帶橋亦李司空檀施

梁帝禮斗壇在寺右山上尚有遺址

善卷洞作兩層如重屋上爲旱洞渠渠如廣厦可羅百胡床石柱一當其門如踞獅後壁漸暗可秉炬入中亦宏敞有石床丹竈僊人掌玉柱亭亭可二十尺及潭而止此通下洞路也

水洞在旱洞下鳴瀑碇磴自前山瀉入亂石齒齒水

流其間與石鬪聲漉漉可當子荆一漱仰視石甚竒不減張公右壁有僊人種玉田綴崖數級阡陌宛然石色如雪入稍深路乾泉皆泆流亦及潭而止明處卽旱洞二洞惟幼元獨窮探余及諸君輸一籌矣後洞與寺左通前洞水所從出也接竹引之以供香積秋時海棠千本並着花一壑皆丹善卷避堯不知何緣至此或云高僧別一善卷耳國山在寺左可一里孫吳登封處上有赤烏碑形如國名國碑

荆溪雜錄
張渚去祝陵十五餘里千家之市大倍湖汶可四五
茶筍竹木煤炭之利日數百金酒肆屠門比舍如櫛
一巡檢守之

凡市之臨水者土人皆稱步湖汶張渚祝陵皆步也
宜興形勢以銅官爲鎮縣當其中負之而居東爲湖
汶西爲張渚置尉設邏略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昔
人建邑立都非苟然也

自張渚而北十里曰長林徐氏所居村巷井列塢深
地饒土人富者種竹起家貧者負薪自給屋皆瓦而
不塲塲則白螳蝕之令棟易橈

龍池去長林十里在山巔池中蜥蜴能含氣出雲神
物也有二菴上菴最勝登之震澤風帆皆可數然山
深多虎游者罕至亡友胡原荆最好游尤能濟勝嘗
徒步來游觀虎鬪大叫以爲奇上人物色之知其柱
後惠文佐以輿馬不受今原荆骨寒言之於邑與幼
元約以秋來畢此緣得造奇境當携謝眺驚人詩來
擊石三踊而弔之

水自龍池下者旱潦不竭可灌田千頃故厥田皆上

上歲夏秋水大至行者皆濡足平時石瀨濺濺與松
風竹響互荅乍至者悠然忘去

響山坂去徐氏一里走茗嶺道也石平如棧澗並之
聲淙淙過嶺卽吳興顧渚茶所從出嶺因以名

吳幼元名履謙常州人官京兆郎風度甚高有勝情
而不善浮湛閭井故有負俗之累近體詩甚工子雅
言有鳳毛

趙直卿名經德常州人篤行君子

吳子知名近道太學生幼元猶子奕奕有致可方阿

感

杜玄慶名善楨余里人也

吳章叔名冠明州人北川學士孫

盛原濟名之楫蘇州人醫名甲吳下俊爽不羣豪士
之氣

萬尚書名士和宜興人官大宗伯兩忤權相兩疏請
歸清貞簡穆卓然有麟鳳之標里門蕭寂有若寒士
子弟相率以醇謹成風人稱萬石君家

子寅名曉故吏部長郎宗伯猶子也直而能通方而

不執當在夷惠之間子承夫名德緒今爲諸生清茂
朴雅青出於藍

杭子湘名士錡中丞諸孫白眉叡良族之翹楚

吳宮詹名馭字惟允荆溪世家以好客聞於四方樂
義好施能周人之急家有園池花木之勝鐘鼎圖書
森然武庫弟馳字惟範太學生清通醞藉不減嫖騎
者乎

陸山人名本仁字元德東洞庭人移家陽羨吳氏兄
弟爲築室孝侯祠傍詩溫美似其人酒德甚善太爲

諸君所矚

吳光祿弼字官詹猶子恬澹寡營泊於聲利爲園自
娛據鸚鵡塘之勝余記之

史戶部名繼志慄陽人爲郎聲籍甚尤能詩

徐君名承芳家長林代本好客客至雖數十人供具
無不咄嗟立辦車輿馬驟一一取給至於廝養僕隸
皆層酒累肉連數日不倦今其家半毀於客然猶轍
迹相尋

恩公長于講師也遊戲三昧不縛於禪圓通妙解鬱

爲宗門梁棟

故御史胡君原荆名淳梁溪人疏斥中貴禍幾不測
由此直聲震臺中侗儻不羣千載士也傷哉蚤死以
貧故

故講師珂公本北人南游荆溪二三大夫請住持金
沙遂卓錫於此說法演教大闡宗風珂化去其徒真
寄能嗣衣鉢寺因以興寄有戒律亦能詩

竹菇蕈也小如錢赤如丹砂生以二月山中所在皆
有之不獨竹下風味極佳嘗爲伊蒲第一

蘭出荆溪者葉柔花弱比閩浙產不同又易致龍池
銅宮之間彌坂盈谷山人杖挑籐束筐筥登市每歲
正二月之交負而入郭者價賤於土人行市中衣袂
皆馥夏月生者一幹數花名曰蕙

閩部疏

吳郡王世懋

天下堪輿易辨者莫如福州府登行省三重樓北視諸山羅抱龍從西北稍衍處過行省小山坐其中烏石九僊二山東西峙作雙闕其外托則東山高大蔽虧日月大海在其外是謂鼓山朱元晦所書天風海濤處也西山迤邐稍卑狀若展旗曰旗山以配鼓其前則印山若屏爲南案似人巧湊泊而成者然猶未觀水所經宿已登烏石山望則大小二水歷歷在目

大江從西南蛇行方山下南臺江水稍近城而行大江復從南稍折而東北南臺江水合之汪洋瀾漫東下長樂入海其山水明秀如此土人猶謂方山稍西俗名五虎迫視有猛勢以爲微缺陷處然予謂卽東方山而平之亦終不能作天子都何者愈顯則根愈淺愈巧則局愈小

省府之南山曰方山縣亘數十餘里形甚恠偉俗名五虎山數之正浮志言九龍鼻索之又不足

布政司在山上堂後一大樹是榕樟二樹相樛結而生鬱然干雲因爲堂以嘉樹顏之余

福州府布政司前多甃甘泉土人初名曰

二泉每大比五魁多爲泉人所占以爲泉

曰一福井二福井文理殊未鬯然每放

如故

行省鼓樓高絕云是越王無諸建都處古蹟多在
建南諸郡稱越王臺者以數計而平之王臺驛
最顯驛以此名有越王古墓在第十未知是何王耳閩
王審知兄節度使潮墓在興泉間

由福之南門出至南臺江十里而遙民居不斷有跨江中怒石踞立巖舟鱗次亦一勝處也過此山行數十里間荔枝龍眼夾道交蔭丹榴綠蕉疊斐間之令人應接不暇舟渡西峽浩渺洶湧望江勢滔滔赴海擊楫而生壯懷

去省城南八十里而近爲靈濟宮卽京師所奉二徐真人也本駐兵此地宮亦勅建至今禱雨者往焉南十餘里爲大田驛其間有流泉水確豐原美植大是沃壤

由石竹山而北至常思嶺三十餘里間皆福清縣屬特多崇岡壯岳峰骨怒立巒岫皆欲飛舞五虎一臺陡懸數十里外皆奇觀也常思嶺以南山皆南向獸此嶺北拱遂爲閩縣屬水東北流矣二縣所由界也諸谿合流至水口以東汪洋巨浸大似浙之富陽江經芋原西峽益濶流入長樂大海潮汐上下二百里何異錢塘江而名稱不盛一統志所云南臺江亦此水別支也以南臺一鎮辱之令人稱屈

省府北井樓門出爲連江羅源道與福寧州隣多高

山大嶺行甚嶽崎連江號有人才盡此境而北科甲寥寥矣福寧北與永嘉連西與建安接瀕海多魚鹽梯航之利民富而尠知禮觀風督學二使者所不至也

閩中獨荔枝奇絕龍眼名荔枝奴真堪作奴耳次則佛手柑橄欖皆中原所無品亞荔枝又有山果名黃彈金扣子羊桃皆異產然味苦不足登俎

柚大而麤柑橘中最下品也福延間多有之花亦奇大三月間開香氣甚郁余嘗有詩云最好南平三月

景滿城微雨柚花香

橄欖在芋原上八十里間沿麓樹之蒼鬱可愛甘蔗洲馱多土人雖擔城市貨之頗不登羞

蔗有二種飴蔗節疏而短小食蔗節密而長大凡飴蔗擣之入釜徑煉爲赤糖赤糖再煉燥而成霜爲白糖白糖再煨而凝則曰冰糖美人蕉福州爲多而無蕉實泉漳間始家樹大蕉小曰芽蕉皆能實實後斫而絲之是爲蕉布其實大都如吳中所生甘露第彼作瓣有露無實此囊生纍纍可乾食耳然味甜無韻

故不如美人蕉花可供玩蕉花獸盛余解中以盛冬
發一紅瓣上抽綠苗三四月間齊放簇若朱蓮經月
不敗大是佳卉

閩地最少楊柳福州城中士大夫園地邊間有一兩
株作長條拂地不能拱把

閩地最饒花獨杏花絕產亦一異也

陶方伯嘗言閩中海錯定虛得名丁余恠問何以曰
蚶不四明蛤不揚州蟹不三吳余大以爲然蚶大而
不種故不佳蛤乃車螯非蛤蜊也蟹之別種曰蟬螯

吾地名黃甲此名海螄特多此種而蟹乃爲異狀不
中食此又一種非真蟹也獸典化數里河中有蟹形
味俱似吳中而土人不之重豈日厭海錯不能別味
耶

海錯出東四郡者以西施舌爲第一蠣房次之西施
舌本名車蛤以美見謚出長樂灣中閩俗重歲首民
間不開正戶慶節後卽相率拜墓挂紙錢一如清明
迎春日多陳百戲盛亭臺之飾坐嬰兒高檠上兒皆
慣習飲噉自若了無怖懼千夫百騎繞堂皇而出唱

呼跳舞勞以曆書惡少輩多舞獫狁求索尤甚卽藩
臬長無奈之何士女傳觀填街塞巷自茲春事日盛
尤重元宵十三日始放燈數步一立表一表輒數燈
家聯戶綴燦若貫珠如是者至下弦猶不肯撤有司
禁之縉紳先生不平見顏色是月也一郡之民皆若
狂

端午節尤重競渡所過山溪數家之市皆懸舟以待
往往毆擊至殺人成獄禁稍弛復競其俗成不能革
也

興化古莆中景物亦大佳第國狹而貧耳江口渺漫
漁舟宿步始見海氣東北多良田廣陂畝直三十金
其陽皆山也二十里抵瀨溪道旁多古木穹碑皆先
朝大臣彭惠安輩賜葬之所令人肅然興仰止意
興化背太平山而城以壺公爲案兩山皆峭拔木蘭
陂出壺公下登城北山望東南大海浮空檣帆皆見
從興化西門行可八十里至九鯉湖其地非猷以夢
靈著異也飛泉九疊下滙爲湖漫漫欲過蘓門百泉
豈以瓌境故爲仙靈所托耶福清縣石竹山亦有九

仙靈蹟其山亦宏麗在宏路驛大道傍土人祈夢者以秋往九里湖以春往石竹山石竹山是九仙離宮爲行春治所耶

仙遊縣在楓亭西五十里非祈夢九鯉湖者不入縣楓亭驛荔枝甲天下瀾山被野樹極婆娑可愛亡論丹實纍纍驛甚宏壯中庭六株荔子色皆參天荔枝以興化府楓亭驛爲最長樂縣次之柑橘以漳州府爲最福州次之

荔枝名以狀元香爲最然實不如長樂勝蓋肉厚而味甘當爲種中第一第乾之不能如狀元香風味閩地頗畜蠱其神或作小蛇毒人有不能殺者獨泉之惠安最多八十里間北不能過楓亭南不敢度洛陽橋云蔡端明爲泉州日捕殺治蠱者幾盡其妖至今畏之以橋有端明祠而楓亭僊遊屬端明卽僊遊人也土人之莊事端明如此

自惠安以南山漸培巒以到海脉窮也而特多巨石林立碁累多不可名狀或臥或起恒若位置嘉木蔭之居然園林間景

洛陽橋一名萬安大江中五里石梁虹臥水上蔡端明真神人也近南岸一山皆大石倭亂時城其上而樓之肩鑰甚固倭不能過洛陽之南晉江虎渡二橋亦稱鉅麗

吳中雖盛有石梁若令見萬安橋必吐舌亦由閩溪中篙師不知吳楚間有萬石樓船也泉州城大於福北負洛陽江南面晉江倚泉山而城堪輿家謂爲三台山八卦水故多縉紳去城東北五里一荒山纍纍諸墳本漏澤也而名曰官山以泉人發科第者其祖父多葬其上下利後人遂令逝者體勢如厲

泉州城大而土曠士大夫皆散處余以六月行部人家多依原隰爲園林肩輿過其下嘉瓜四垂朱槿熠耀綠柏扶搖於短垣之內丹荔點綴於碧葉之上真令人日不暇給

泉之南北奇石尤多有名紗帽者有名馬頭者有名鼓者有名青蛇者有名蝦蟆者都如巨靈斧劈五丁負置四十里外一石龜聳坐磐石上宛若斲成遂以名郵

昔聞長老言廣人種綿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余初未之信過泉州至同安龍溪間扶搖道傍狀若榛荆迫而視之卽綿花也時方清稔老幹已着瘦黃花矣然不可呼爲木棉木棉花者高樹丹花若茶吐實蓬蓬吳中所謂攀桂花也楊用修具載丹鉛以爲異曰雲南霑益州有之聞嶺廣尤多不知惠安志已載此樹名爲攀桂花楊乃曰斑枝花與吳中攀枝花蓋三名一物也花品不當綿花僅堪絮褥耳

漳州羅萬戶良在元末守漳有功爲陳友定所殺其名甚著而一統志不載今載郡志余往來見巨石道傍皆鑿羅萬戶重生父母其爲漳人愛戴如此入泉境兩巨石亦有鐫書一曰攀轅石一曰臥轍石意字俱不雅問知是俞總兵大猷駐兵處其門下人侈而書之然俞亦近時名將也

漳州氣候最煖艸木皆先時華余以四月抵郡屏中盛有所植盤飴間頗不乏味崇蘭桂子茉莉薝蔔一時並開荔子蕉黃舊橘新李同案而薦紫茄蒂於陳根王瓜枯爲藤草誠寰中之異境也

荔枝在漳泉間以四五月熟厥名火山肉薄味酸驟
食之能損側生聲價

鷺窩菜竟不辯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鷺所築
啣之飛渡海中翮方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
其中久之復嚙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灣海人得之
以貨大奇大奇

海味重於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瑤柱泉漳間皆有之
而若不稱美其它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名而最奇
者龍鰕置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其鬚四繚長半
其身日睛突出上隱起二角負介昂藏體似小龍尾
後吐紅子色奪榴花真奇種也

泉漳間燒山土爲瓦皆黃色郡人以海風能飛瓦奏
請用筒瓦民居皆儼似黃屋鴟吻異狀官廨縉紳之
居尤不可辯

陶方伯景熙愛談堪輿家余偶爲言武夷山盆中景
耳論奇故當以分水關爲勝景願擊節賞歎以爲知
言此公自論形勝耳然實入閩一大奇也初余夜宿
廣信而雨自鉛山行入車盤驛晴且二日矣忽望雲

中挂數峰尖皚皚作白色私自惟豈其有葱嶺雪山
而在此地問昇夫云此車盤以東入閩界也余猶疑
之登紫溪嶺則已巉巉峻絕昇夫陟巔喘吁乍息而
分水關正當面出其峰聳削天杪白雲滃之峰頂隱
見頃刻萬狀或作苗菁或作連環或作青螺或作金
剪真天下偉觀也後以詢老妻稚子無不稱奇矣飯
車盤易昇夫冉冉徐度背挨踵接如是者十里許皆
逆泉聲而上初視山巔松皆作蔚藍色已稍迫視故
雪也然尚不自意爲殘雪中人稍上見民家茅舍滴

水心始異之更上則積素鱗集山坳矣山中人言使
君大福祿相昨度此雪擁不前且奈何分水關巡檢
閩屬也遠迓頗言此山之秀能西發費相家抵關下
輿回望峰尖尙在掩靄中雲氣勃勃始信前所見果
身度之度不能到者此峰尖耳從此迤邐東下山勢
皆如龍翔鳳舞水從雲中下墮百千丈輿逐之行琤
鏘灌水間彌下彌濶是謂建溪源矣蓋以一水分爲
二山以二山分爲二省人從空中作地界何必堪輿
家始稱奇也一統志以東溪爲建溪大非且云合武

夷諸水更誤東溪從浙之處州來何與武夷古人所詠建溪險者卽西溪也今建陽有建溪驛可證

建寧西南甌有山曰鐵獅從溪南渡歷數招提始至

其山左分爲赤芝右分爲雲際寺曰開元閣曰丹青

雲際之上有泉曰陸羽泉之右折而上浮圖巋焉登

山北望建寧城長虹跨水萬家鱗集建溪流其下作

雷霆聲蓋亦粵壤也

建寧行都司是元陳平章友定開府極宏麗初以鼓

樓爲門今移入二百步許猶朗朗可觀後園有竹樹

池沼臺亭之勝細泉溝流溢爲方沼其源直從處州

龍泉來抵此始入溪園多大樟皆十許人合抱一樹

中空可容五六人坐槎枒下垂儼如巖洞不知爲樹

也

朱元晦先生祠在建寧城東北甚敞麗以上命稱

闕里其裔孫五經博士家焉青衿時有二十許人合

建陽之族可得四百許人

建延之間有宋游定夫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朱元

晦諸賢及胡康侯劉勉之蔡元定父子兄弟祠屋墳

墓本名海濱鄒魯以此若乃化比文翁文似相如常
丞相之爲名宦歐陽博士之爲鄉先生閩東又首善
地也

建寧平政橋跨大溪遠望若石亭近視始見蓋施柱
高甚上覆視卑橋下石林立險甚輿過其上轟轟恒
若霆擊不辯人聲隆慶初溪漲橋崩復建爲費鉅萬
建溪之險黯淡灘稱絕去延平五里而遙舟行者多
登陸避之余性狎水凌晨直下灘苦無紆曲非長年
所畏第水高數尺舟似建瓴波濤奔湧珠絲迸濺人

衣亦一奇觀也灘之上有神宇豈宋人疏鑿時所建
耶

閩中諸郡邑大都依兩溪合處爲勝如延平府府之
順昌建寧府府之建陽皆然建寧府治在東西大溪
經城西而南東溪從東北來經南門而西會西溪直
下建陽縣治在西大溪環其東而交溪考亭溪諸水
西來流經南門而東會東溪直下大都如梓人尺左
右用之耳皆會合有面勢順昌雖合流一從正東一
從來北會於城之西南似少縈抱故不如二建

自邵武之建陽非孔道也然所過六十里間是閩西最佳麗地原隰夷衍竹樹田疇豐美饒裕邨落相望烟火不絕夾溪面衡人家時有數百於時二月將盡躑躅始放梨花未殘海棠金爵盡以樊圃山花野卉多不可名真令人應接不暇

自邵武至順昌溪人皆名爲樵水其實非也水名大溪從光澤以西來甚遠樵水出邵武樵山下細流貫城中入大溪耳一統志又云紫雲溪今誌亦不載將樂溪從邵武建寧縣來東流至順昌合邵武水又

東合沙縣水經延平府城西又東合建溪而南下爲劔津舊傳化劔處也將樂溪甚大城南三華橋長與建寧平政橋埒溪不名故一統志失之第云孔子山突出溪中不知竟是何水沙石水源從汀之寧化縣經清流域下逶迤至永安沙縣始出與順昌水合水迅灘惡爲閩中第一險處一統志所云沙源是也邵武山多作石壁下映澄江然苦無奇瓌之觀上四郡大都山郡路皆逐溪行溪中無石子而皆巉巖大石險惡百態故其地有怒舟而無怒馬舟多三

板薄裝延津而下才有官舟紆行矛戟間有觸立碎而長年狎習終不令敗每當惡灘一瀉目不及瞬亦一快事也

閩西諸郡大都兩山壁立中行一水亡問巨川細流中皆悍灘怒石撞擊澎湃其傍隙地壅爲畛畝千塍百圩僅如盤盂久行登頓山麓忽開瞥見曠土漫川柳塘桃塢便似游子還鄉

福延之間建溪之陰爲尤溪口入可四十里有山童如鋼鐵出焉其陽有民居十餘戶舟人云山氓鑿得鐵卽渡水北鐵乃可爐經宿不遷鐵不可煅余始不然再問知果爾政自難解

閩中水碓最多然多以木櫃運輸不駛急溪中壅激爲之則佳順昌人作紙家有水碓至造舟惡灘中夾以雙輪如飛舂聲在舟余戲謂此洞庭賊楊么故製耶

山田薄無糞農家燒山茅候雨至流入田中爲糞以故入春則山山皆火舟中夜望山燒爲竒陸行遇燒山皆童而黑殊乏景趣

閩中大都氣煖春花皆先時放方二月下旬已見躑
躑每肩輿行山徑中喬松灌木互相掩映綠波外揚
丹崖內聳鷓鴣啼晝晝眉弄舌殊不知巾車爲苦
西三郡水皆朝宗於福自長樂入海獨汀水南行入
於潮陽水名從丁南位也故七郡離政統於福轉運
而汀獨食廣鹽

汀州地大而交於旁省山川之勝多於建延自長汀
以南上杭以東險惡多瘴聞裴太僕云其屬邑永定
與漳之龍巖接境處有洞竒甚意此類尙多沒蠻落
中不知耳

歸化故無縣成化間割郡之寧化清流與延之將樂
沙爲縣至今生聚寥落然境內雅多竒觀余所遊有
獅子巖滴水巖而滴水巖爲最勝見余賦中其東接
將樂則玉華洞出焉西抵清流則玉華西洞巋然道
左蓋其地實靈巧所鍾也

玉華石出將樂然不產玉華洞中近益艱得滴水巖
大勝宜興善權洞所不如者善權下有水洞耳玉華
洞石色不如宜興張公洞而迤邐可七八里中小洞

幽巖無慮數十滴水成井溢井成河粵王各適無張公偏反之苦故爲勝之

汀郡小巖可遊者曰霹靂巖朝斗巖蒼玉峽是宗子相徐子與故宦遊處題詠頗多朝斗巖差遠而幽餘皆近城

汀人多種李二月時田園碎白滿野時開紅桃繽紛可喜入廷境絕不見李而特多梨花尤壯士殊令人寄情閩中梨稱建陽爲佳產故當不作蒸食

余始入建安見山麓間多種茶而稍高大枝幹槎枒不類吳中產問之知爲茶油非蔡君謨貢品也已歷汀延邵愈益彌被山谷高者可一二丈大者可拱把餘以冬華以春實榨其實爲油可鑿可膏可釜閩人大都用之然獨汀之連城爲第一閩之人能別其品自崇安周八郡驛路三千餘里而遙路皆甃石獨漳泉間稍因剛土耳一望盤紆脩潔可鏡擔夫行子屨迹不沾尺土爲工亦鉅矣若吳之白公堤杭之蘓公堤以兩公橫得名耳以數計之蓋萬尋方寸也

閩山之鉅麗者武夷九鯉湖而外邵武之七臺山漳

閩語類
浦之梁山福清之黃蘗山皆名山也余行部所不至
殊以爲恨

閩地陸行惡無若漳之汀水行惡無若永安之沙縣
余皆幸舟車不及

建地皆山也而多泉不甚虞旱建溪南輪福人賴之
泉漳間山薄無泉海近易洩故其地喜雨而惡旱田
中多置井立石如表轆水而灌亦云艱矣每遇天旱
開府以下惕惕憂恐益漳民饑則易動也然民皆脫
潮米而食不專恃本土

凡福之紬絲漳之紗絹泉之蘭福延之鐵福漳之橋
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
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
可計皆衣被天下所仰給它省獨湖絲耳紅不逮京
口閩人貨湖絲者往往染翠紅而歸織之

閩山所產松杉而外有竹茶烏柏之饒竹可紙茶可
油烏柏可燭也福州而南藍甲天下海錯飴餈實稱
利筦

延平多桂亦能多瘴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

於冬比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真桂也江南桂八九月處開無子此木樨也

延福以南有竹藜生涉冬抽萌慈竹類也而長刺雲大者拱把吳越慈竹迥出天下

粉竹春絲爲佳紙料者美於江東白苧

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聲自福至泉駛舌彌甚南盡漳海不啻異域矣然閩西諸郡人皆食山自足爲舉子業不求甚工漳窮海徼其人以業文爲不貲以舶海爲恒產故文則揚葩而吐藻

幾埒三吳武則輕生而健鬪雄於東南夷無事不令人畏也

漳人旣業文尤多習射民間儒童每大比歲都蠅集省下覲所謂大績遺才者不得復留以就武試又材官多能操觚伸紙作經生語故榜出五十人大半是漳人也

福州以南橋皆不亭但以巨石壓之雖重不殺亭亦由水性不卞也不然洛陽晉江詎能施南北二虹

閩中橋梁甲天下雖山切細澗皆以巨石梁之上施

棧棟都極壯麗初謂山間木石易辨已乃知非得已
蓋閩水怒而善崩故以數十重重木壓之中多設神
佛像香火甚嚴亦厭鎮意也然無如泉州萬安橋蔡
端明名幾與此橋不朽矣

地氣莫煖於東南若福南四郡地居東南偏飛霜所
不灑故生荔枝水口離郡城稍西北僅兩程許荔枝
絕種矣余以盛冬入福州芭蕉葉無凋者解中美人
蕉纈紅鮮甚比出過延平已入春而蕉葉始放乃知
二百里外蕉無冬葉矣然吳中蕉三月始抽萌視延

津尚遲兩月

閩之南有木焉非檜非栢厥名水杉非竹非稷厥名
枕榔皆美植也

榕賤木也材不中器爨不生烟至福州始多故以名
城然至漳泉間更多而鉅扶疎旁出根如流蘓下垂
着幹卽抱負爲一輪困連拳好作恠狀其根盤地峻
嶒蚪臥恒畝許多根故易茂而難拔不才故寡伐而
長壽其自處暗與道合者居民植之以當堪輿之屏
翳行子賴之以爲憇息之嘉庇豈所謂無用之用耶

斷腸草一枝三葉葉大如萋食之輒歿山谷中在在有之民間鬪不能勝服之令妻子扶而之怨家死焉其妻子利之亦不甚禁也怨家富而畏事厚償之去不者亦服以抵償官惡其事爲下令服草死者不給埋錢第令致斷腸草十斤於官而焚之計久而銷然不能盡除也解此毒者首以密灌之已復灌羊血吐出可不歿

鳥之異者曰白鷓鴣鵠八郡皆有之白鷓最有文彩土人不能馴每以飼餽筵間鷓鴣斑而善啼可籠畜味美閩人爲之語曰山食鷓鴣鵠麋海食馬鮫鰓若白鷓鴣五色鷓鴣秦吉了倒挂諸異禽皆舶海外而來偶一有之非其產也

黑羊皮能療杖創京師艱得獨閩中盛產黑羊白者曠見耳八郡歿汀不產羊每遇祭祀貴價從它郡貨之其餽餘輿隸皆棄而不食生不知有此味也

蠣房雖介屬附石乃生得海潮而活凡海濱無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余過莆迎仙寨橋時潮方落兒童羣下皆就石間剔取肉去殼連石不可動或留之仍

能生其生半與石俱情在有無之間殆非蛤蚌比也
後漢書蝮魚註云蝮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
或七或九卽以狀蠣房何所不可南蠣北蝮故是造
化介生別構

瀕海諸郡以蠶皮代杓歲省銅千餘斤以蠣房代灰
真石灰乃以配萋葉檳榔啖珍若食品

蠶之爲物介而中圻厥血蔚藍熟之純白尾銳而長
觸之能刺斷而置地其行郭索雌常負雄觸笱而逝
或得其雄雌亦就斃

由莆城東門而出此走海道也竟三十里間壺公挺
其鉅麗萬玉標其餘秀黃石窮其曼衍塘下一鎮冠
蓋所居陂水環迴如玦如帶真天下勝區也弘正之
間人才甲於八郡實鍾斯美嘉靖末城破於倭黃石
巨家煨燼砂礫迄今未能盡復士多糊口四方人才
從此衰焉二十年後休養生息當還舊觀矣從黃石
東行六十里而遙爲平海衛從南行六十里而遙爲
吉了巡檢司皆負海而城平海正當大洋東南二面
了無障蔽登城東望日下黯黯一點青爲烏坵倭夷

所經行處也天清時小琉球亦隱隱所見云海風日夜吼山爲震動樹皆西靡殊令人難久居吉了多山戰艦可泊民居稍稠南日寨以收汛時託焉余行海上按視城壘殿最將士皆留信宿頗稱偉觀

莆人於海味最重鱻魚及寄生鱻魚卽浙之望潮也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寄生最奇海上枯羸致存者寄生其中載之而行形味似蝦細視之有四足兩螯又似蟹類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卽出以肉不附也炒食之味亦脆美天地間何所不有

莆田青山海濱產小白石狀似杏仁而擘兩瓣腹有文如蟲向無知其異者兵人守青山於沙石中拾之歸試貯之醯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名之曰雌雄石亦曰相思曾得四瓣試之果爾惟醯則行易他物則否竟不解所以志所不載也海中罇有冬春間生者蟬螭類也而色瑪瑙斗殼作稱獰斑斕盡似虎頭土人名之曰虎罇余以配龍蝦爲的對也

蘭以建名而福興四郡尤盛民家無大小皆傳種之

然絕不生山間不知種所自來大都以玉鮓爲最四季開者爲珍又賽蘭蔓生樹蘭木本生其香皆與蘭

埒

興化城中有水從西來故而堰之立石紀小西湖三字字適而有韻太守岳季方筆也岳以閣臣出守故能破文濊行已意然亦被謫書彭惠安郡人也力明其無他僅得致仕

山果中有枝葉略似鳳尾蕉者曰山龍眼結實纍纍視龍眼小而味酸山僧取以供佛

天下山躑躅莫盛於豫章餘于安仁境內紅有濃淡二色閩中不逮也然此地紅躑躅未盛開時有一種紫者先開多在泉石邊亦甚麗豫章所無也紅殘後豫章復開一種黃者亦此地所間有

滇茶不實珠而色鮮好嬌於寶珠茶其大如盃瓣有重臺交覆可當芍藥莆人林大輅中丞宦彼帶一株歸今傳種家有之開時千朵艷發綠葉掩映大是佳

卉

按余記閩部而歎詳於莆以分守所駐地也故以終

入蜀紀見

廣陵郝郊

屈原村

屈原楚人也州南有楚城相傳楚始封於此

昭君村

泝屈原村而上有昭君村焉

香谿

谿源出昭君村水味美甚載在水品色碧如黛令人可愛

三峽

巫峽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畧無斷處
自非停午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以通江

瞿唐峽

舊名西陵峽峽乃三峽之門兩崖並峙中貫一江灩
澦當其口真天險也

白鹽赤甲

山高峻色若鹽之白故曰白鹽山不生樹木土石紅
紫如人袒背故曰赤甲二山相近東西瀼

白帝城

公孫述謂漢為赤帝乃自稱為白帝然白帝城雉堞
連雲邊江橫瑣入蜀第一險關也

八陣圖

八陣聚小石為之各高五丈布列相向相去九尺許
正中南北悉方廣五尺各六十四聚春夏為水所沒
水退如故

踏磧

夔人重武侯以歲首人日傾城出遊八陣上謂之踏

乃置絲髮
積婦人拾沙中小石之可穿者貫以綉縷携之歸以爲一歲之祥

天生橋

橋在萬縣路中一巨石跨蹊而過自然成橋形如玉虹青碧光瑩山橫兩旁水潺潺橋下過者神怡心爽

塗山祠

江南岸有石曰龍門其下水與江通夏禹塗山后祠故址在焉

重慶青石山

漢高時巴蜀人爭山界久而不決一朝密霧石爲之裂自上及下破處真若繩引之於是巴蜀界限始定彼此息爭

巴縣不語灘

灘險甚相傳舟過此戒人言言則水勢瀆湧不語則平易

慶符蘭山

慶符縣石門山一名蘭山其林薄中多蘭有春蘭秋蘭鳳尾蘭素蘭石蘭竹蘭春蘭花生葉上秋蘭花生

葉下名雖不同香實無異

龍門山

峩眉龍門山兩崖峭峙仰觀青天僅露一罅相傳孫思邈棲真之所

大邑鶴鳴山

山如覆甃有石如鶴上有二十四洞應二十四氣每至一氣則一洞之竅開餘皆不見

琴臺

臺在府城司馬相如宅也即文君當壚滌器處

浣花溪

溪在華陽縣西一名百花潭吳中復冀國夫人任氏微時見一僧墜污渠夫人為濯其衣因而百花滿潭故名

黃山行六頌

邑人吳士權

香溪左遡陟降石林得巨浸爲諸澗滙澄碧下三十仞望之如蹄涔曰白龍潭潭之上峽不容咫急流赴之瀉于藥銚曰洗藥溪跨溪登嶺有石翹然出榛莽曰虎頭巖澗石有罅圓中規臨之若引鏡然曰丹井過是叢篠扶之曰醉石瑟瑟韻絕壁曰鳴絃泉落英在水濂濺而出曰桃花澗橫木再折忽覩石梁縹緲雲外觀止矣頌一

黃山行
一
矧碑紫削萋蔓綠翹潛鱗抱日怒額搏颺玉山旣頽
冰絃尚調漱以沆瀣乘以扶搖問津維棹采藥通橋
纓濯雲漢劍倚絳霄爲折若木御曦逍遙

發趾自朱砂峰笏林中角香谷杖底遵壑窈窕度
天門右矚標石莊嚴日觀音坳折而北雙峙爲壁
孤偃爲梁異松覆之曰菩提路路盡繼以棧出崖
領左天都右蓮峰得寥廓觀日文殊院頌二

水音五絃雲旗九旂若引若導以遊以遊呼吸帝座
俯仰僊丘隱磷霞蔚虛峗翠流風幹摩鵠霜枝偃虬
坐石標異飛組剔幽工陋鬼斧幻拙蜃樓振衣長嘯
傲彼十洲

蓮花洞松撐單嶂水咽絕壁在菩提路之腋歷筓
逕天都後旣陟復降凡數閱雙峰夾峙日一線天
側身度之俯蓮花溝轉躡平岡出沒石穴中百折
凌巔石環生片片如夜舒蓮日蓮花峯周視群嶸
可羅掌上頌三

蒼壁練界丹崖翠披雲容歷亂閣影參差發吹空寥
進躅崩疑璠草藉倦瑤芝樂飢風輪寂轉日軋低移

波濤千嶂漭沆四陲已坐蓮花生七寶池

降雲梯紆婉入壑出歷歙嶇曰獅子峯叢嶠中忽
展平原廣一牛鳴地蒼石微波碧草乍浪曰海子
由指月罄折出林杪曰丹臺臺凌虛宸蓮峰憑玉
几引僊掌攬芙蓉肆筵爲疊嶂張幄爲翠微娑娑
晏坐與之洽賓主爲容成而雲門而石牀而煉丹
諸峰若司噐列仗于肘腋之間遂妄意壁哈呀衽
雲霧携謝眺驚人詩向此度十旬活致語山靈母
申謝客頌四

穿雲雙鳥渡海一杯狂呼欲絕凌茲丹臺玲瓏迢遞
淹湛崔嵬連峯繡林斷嶠霞摧奴僕崑崙瓦礫蓬萊
紫烟魄長碧玉夢回不衫不履優哉游哉

由海子左循踰平天砭劃然壁裂下臨不測波激
千峰曰東海門降度二僊峰有徑如篆烟浮莽棘
是達獅子林穿林得塢幽澗淙淙曰散花松偃伏
據石曰擾龍峰超忽凌霄曰十信排雲曼漢奇幻
至不可思議曰石筍砭山靈之秘畢授于此頌五
玉霄咫尺手贊芙蓉珠函飄颻足驂螭龍海門波峭

黃山行
天嶺霞封散花在澗揉雲成峯旗幢劍戟樓榭笙鏞
乍爲擬議終莫儀容倪迂閣筆米顛足恭我牽巖艇
繫于孤松

光明頂出羣峯上極目匡蠡九子可捫歷三宿啣
照佛光散紫烟原參橫有燈如輪起松谷熿熿燭
空晨發白雲膚寸而合如兜羅綿覆大千界右登
西海門摩五老之頂降自白沙岐趨嶙嶙木末曰
僊燈洞庭逍遙溪上游翠壑中現珠幢絳殿日擲
鉢菴遙挂霄嶠如天河乍決停而復放者九曰九

龍潭潭水湛碧傳有龍眠頌六

丈人移封屬此高岡九子導節五老侍觴月低叢桂
日薄扶桑示珠寶色浮燈慧光青巒滅沒白波翱翔
洞霧豹隱巖泉龍驤雲霞千縷冉冉履芒歸浸靈液
跽受壺漿

山之勝可述者載黃海其未載者終不可述所謂
但能讚嘆無能稱說稍得之茲游浹旬半爲風雨
所錮媿到處悉踵人後耳龍潭推松谷最勝留與
秋期白雲紅葉映發其上此際殆尤有曠覽也戊

午清和之杪旅人吳士權錄寄山史髯公





